

第二跋

琴水毛子晉跋輟耕錄云陶九成著書四種說部



百卷未能卒業據此則當年真本無出茲編外耳

陸樵又跋



第三跋

此書披首行卷第共得六十九卷必欲湊足

百卷便續韻部

又跋



第一跋

陶九成說郭未經鏤板藏書家錄本俱不分卷部  
此係吳興氏故物每帙圖記現存後歸姬水氏今  
屬余家收貯迺信文史流傳自有分緣昔劉子駿  
家傳漢紀止分甲乙此書共二十五帙以便觀覽  
僅數記面葉若近日坊間增加蕪穢妄置次第却  
愧王維舊圖矣

約計貳千叁百餘葉



第四跋

此得於吳氏己丑八月廿三日索其分授書籍底簿在五號幅  
內說郭一部計廿五本相傳無失

祥識





說郛卷第

學道玄真經

卷一

周辛柝

大道不振其來已久

文徵

存

出

自

諸

子

莫不祖述

彌縫百代學者

周平王時人也著書一十二篇史記

云文子亦曰既然范蠡師之姓辛名柝字文子蔡丘濮上

人其先晉公子也尚南遊蠡得而事之老子弟子也平王

問文子曰聞子得道於老君今賢人雖有道

而

遭滄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能庸乎文

子對曰道德匡邪以為政振亂以為理使聖德復生天下

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怨成已而堯舜以是昌桀

紂以是亡平王信其言而用之時天下治然安危成敗匪

降自天在乎君王任賢而已故聖人休休為天下也孩其

人同於赤子欲以興利去害而安之非故有私已也其書

上述皇王帝霸興亡之兆次叙道德禮義衰殺之由莫不



上極玄機傍通庶品其旨博而奧其詞文而貞故有國者  
雖淫敗之俗可返至樸於太素有身者雖愚魯之質可復  
至命於自然大矣哉君子不可剗心焉洎我唐十有一  
葉皇帝垂衣布化均和育物柔懷庶邦殊俗一軌故在顯  
位者咸盡其忠暮幽居者亦安其業默希子以元和四載  
投迹衡峯之表考室華蓋之前迨經八稔夙熟樸素之風  
竊味希微之旨今未能拱默強為注釋是量天漢之高貌  
料滄溟之淺深者亦自以為難矣默希子序并注

### 道原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惟象無形窈冥寂寥淡漠不  
聞其聲吾強為之名字之曰道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  
測苞裹天地稟受無形源流泐泐音冲而不盈濁以靜之  
徐清施之無窮無所朝夕表之不盈一握約而能張幽而  
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淵以之深



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遊鳳以之翔曆星以之行以亡  
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  
神與化遊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殫輪轉而無廢水流  
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與雲蒸雷鳴雨降並應無窮已雕已  
琢還復於樸無為行之而合乎死也生無為言之而通乎  
道德恬愉無矜而得乎智方物不同而便乎生和陰陽節  
四時調五行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  
卵不敗獸胎不殞音讀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  
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見盜賊不行含德之所致也大常  
之道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而生莫知其德  
恃之而死莫知能怨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  
益貧忽兮恍兮不可為象兮恍兮忽兮應用不訛兮窈兮  
冥兮應化無窮兮遂兮通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  
陰陽俯兮



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故聖人  
一度循執不受其故不易其常放佳循絕曲因其常夫喜  
怒者道之衰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  
者生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暗驚怖為狂  
憂悲焦心疾乃成績人能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得其內  
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捷疏達而不悖堅強  
而不匱無所太過無所不逮天下莫弱柔於水水為也廣  
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遠淪無涯音息耗減益過於  
不訾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澤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  
不成大苞群生而無私好澤及歧音燒音而不求報福贍  
天下而不既得施百姓而不費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  
得而把握擊之不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薰淖約  
流循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淪天下有餘不足任天取  
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



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淖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未有入於其間夫無形者物之太祖無音者類之太宗真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為神執玄德於心而化馳如神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唯心行也萬物有所生而獨如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故能窮無窮極照物而不眩向應而不知

右道源

精誠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耀列星明朗陰陽協和  
非有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  
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矣夫道者藏  
精於內栖神於心靜漠恬淡悅牧穆清寧胸中廓然無形  
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  
役無怨形天下莫不仰上之象主之者他國殊俗莫不重



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賞  
善罰惡者正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行不能獨  
行必待精誠故總道以被民弗從者精誠弗包也老子曰  
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  
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其  
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是故聖人象之  
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  
禍除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寂然無聲  
一言而動天下是以天心動化者故精誠由刑氣動於天  
景星見黃龍下鳳凰至醴泉出佳谷生河不滿溢海不波  
涌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夫行四時相乖晝暝宵光  
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者以相通故國之沮亡也  
天文變世或亂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氣有以相薄故  
神明之事不可以智考為也不可以強力致也故大人與



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抱地氣執冲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俗民化迁善若生諸己能以神化者也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声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微哭者哀之効也悟於中發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其澤之所及亦遠矣

右精誠

九守

守虛

守無

守法

守易

守青

守虛

乃九

守一

教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冥混而為一寂然清澄重濁為地精微為天離而為四時分而為陰陽精氣為人粗氣為虫剛柔相成萬物乃生精神本乎天骨骸根乎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故聖人法天順地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剛四時為紀天靜以



清地定以寧萬物逆之死順之生故靜漠者神明之宅虛  
無者道德之居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骨骸者所稟於地  
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一負陰而抱陽冲  
氣以為和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曰而膏二曰而脉三曰而  
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  
九月而腠十月而生形骸乃成五臟乃形肝生日腎主耳  
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外為表中為裏頭圓法天足方象  
地又有四時五形九解三百六十人有四肢五臟九竅三  
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為雲肺為氣  
脾為風腎為雨肝為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為之主耳目  
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  
毀折生灾五星失行州國生受其殃天地之道至閑而大  
尚由節其文章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燠而不息精



神何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臟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腦腹充嗜欲寡少耳目清而視昕聽故達謂之明五臟能屬於心而無離則意氣勝而行不僻精神勝而氣不散以听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為無不成禍患無以興衰氣不能襲故所求多者所得多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血氣者五臟之使候故耳因淫於声色即五臟動搖而不定血氣滔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收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故聖人受而不越聖人誠使耳目精明玄達無所誘暴意氣無失清靜而少嗜欲五臟便寧精神內守形骸不越即觀物乎亂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問何足見也故其出弥遠者其知称少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入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音爽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



氣滯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生生之厚失唯死以生為者即所以得長生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能知一即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吾處天下亦為一物而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辭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即至樂極也

右九守

符言

老子曰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忌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於無形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無為而治者失其所治即亂故不欲碌：如玉落：如石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其泉必竭直木必伐



華榮之言後為愆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

老子曰出生金石生玉互相剝木生虫還自食人生事還  
自賊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善遊者逆善  
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為禍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  
聖上凝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事疾故去而不  
遲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無為故無敗

老子曰其厚施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  
畜怨而無患者未之由也察其所以往者即知其所以來  
矣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  
厚祿者危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衆有知利而  
不知病之為利：之為病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掘藏之  
家其後必殃夫大利者反為害天之道也

右符言



道德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听道不深凡听者将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孝以神听中學以心听下學以耳听以耳听者孝在肌膚以心听者學在肌肉以神听者學在骨髓故听之不深即知之不明既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凡听之理虚心清淨損氣無盛無思無慮目無妄視耳無苟听尊精積稽内意盈焉既以得之又堅守之必長久之夫道者原產有始始於柔弱成於剛強始於寡短成於衆長十圍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此天之道也聖人法之卑者所以自下退者所以自後儉者所以自小損者所以自少卑則尊退則先儉則廣損則大此天道所成也夫道者德之原元大之根福之門萬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寧夫道無為無形内以脩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為隣無為而無



不為莫知其情莫知其真其中有信天子有道則天下服  
長有社稷公侯有道則人民和睦不失其國士庶有道則  
全其身保其親強大有道不戰而克小弱有道不爭而得  
舉事有道功成得福君臣有道則忠惠父子有道則慈孝  
士庶有道則相憂故有道則智無道則苛由是觀之道之  
於人無所不宜也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  
盡行之天下服服則懷之故帝者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  
之往也天下不適不往不可為帝王故帝王不得人不能  
成得人失道亦不能守夫失道者奢泰驕佚慢倨矜傲見  
余自顯自明執權堅強作難結怨為兵主為亂首小人行  
之身受殃大人行之國家滅亡淺及其身深及子孫夫罪  
莫大於無道怨莫深於無德天道然也

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  
亂之世以一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文子曰夫



道者匡衰以為正振亂以為治化淫敗以為撲淳德復生  
天下安寧要在一人人主者民之帥也上者下之儀也上  
美之則下食之上有道德則下有仁義下有仁義則無淫  
亂之世矣積德成王積怨成亡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  
而能成者未之有也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  
鳳凰集其庭麒麟遊其郊蛟龍宿其沼故以道涖天下天  
下之德也無道治天下天下之賊也以一人與天下為讎  
雖教長久不可得也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曰寡  
人聞命矣

右道德

上德

老君曰主者國之心也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  
故其身治者肢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安也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



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

右上德

微明

老子曰凡入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方欲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欲小者慮患未生戒福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方圓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為之較也智圓者終始無端方音流回遠淵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汙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率錯廢致曲得其宜也事少者乘要以偶衆執約治廣處靜以持操也欲心小者禁於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故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可行其為過也無微而不改行不用巫覡而鬼神不敢先



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慄日慎一日是以無為而一之成也愚人之智固已少矣而所為之事又多故動必窮故以正教化其勢易而必誠以邪教化其勢難而必敗捨其易而必成從事於難而必敗愚惑之所致

右微明

自然

老子曰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臨陰陽和四時化懷萬物而不同無故無新無疎無親故能法天者天不一時地不一材人不一事故緒業多端趨行多方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四時相反不可一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也故勇者可令進聞不可令持堅重者可令固守不可凌敵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廉者可令守分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應變五者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懷一物陰陽不產一



類故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林不讓枉撓以成其崇聖人不辭其負薪之言以廣其名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弃其餘則所得者寡而所治者淺矣

右自然

下德

老子曰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庭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其四閔止其五道即與道倫神明藏於無形精氣反於至真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听口當默而不以言語心條通而不以思慮委而不為知而不務直性命之情而之故不得害精存於目即其視明精在於耳即听聰留於口其言當集於心即其慮通故閉四閔即終身無患四肢九竅莫死莫生是謂真人地之生財大本不過五行聖人節五行即治不荒



老子曰地廣民衆不足以為強甲堅兵利不可以持勝城  
高地深不足以為固嚴行峻罰不足以為威為存政者雖  
小必存焉為亡政者雖大必亡焉故善守者無與禦善戰  
者無與聞乘時勢因民欲而天下服故善為政者積其德  
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也怒畜而威可立也故  
文之所如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  
所制者廣：即我強而適弱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故  
費不夥而功十倍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  
用兵者亡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此不明  
於道也

右下德

上仁

老子曰古者明君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必計歲而收量民  
積聚知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奉如此即得承所受於天



地而離於飢寒之患其潛恒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  
民有寒者冬不被裘與民同苦樂即天下無哀民諧生意  
不然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量其情男女不得耕織之業  
以供上求力勤財盡則有旦無暮君臣相疾且人之為生  
也一人執耒而耕不益十畝中田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  
弱仰之而食或時有災害之患以供上求即人主愍之矣  
貪主暴君涸漁其下以適無極之欲則百姓不被天和履  
地德矣

老子曰天地之氣莫大於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  
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生積  
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  
溫柔而直猛而夫大剛則折太柔則卷道日在於剛柔之  
間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伸之可直而布也長  
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體之夫恩推即懦



即不威嚴推即猛：即不和愛推即縱：即不令行推即禍：即無親是以貴和也

右 上仁

上義

老子曰霸王之道以論慮之以策畝之扶義而動以畝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暴厲其民者即舉兵而臨其境責以不義刺以過行兵至其郊令軍帥曰無代樹木無掘墳墓無敗丘穀無墳積聚無虜良民無聚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君之逆天地侮鬼神決獄不平殺戮無罪天之所誅民之所讐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愛有德也有敢逆天道亂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所者祿以家以里所者賞以理以鄉所者封以鄉以縣所者侯其縣克其國不及其民廢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顯其賢良賑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戶而納之積



米而儲之唯恐其不來也義兵至於不戰而不義之兵至於伏尸流血相交以前故為他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求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為人者衆助之以自為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之雖衆之所去雖大必亡

右上義

上禮

老子曰鄠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源且清也魚鱉蛟龍莫之為之也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蔭蔽故也故為政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不回忠以計多為功如此者譬猶廣華者也夫則大裂之道也其政汶汶其民蠢蠢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右上禮







感應經 三卷

唐李淳風

積穀生蟲腐草為螢

搜神記曰龍易骨糜易骷蛇類解皮蟹類易穀又折其螯足隨復更生穀之化為蟲也妖氣之所生焉禮記月令季夏腐草化為螢

虎知衝破燕識戊己

博物志云虎知衝破者能畫地下今人有畫地上下推其竒偶謂之虎卜說文燕玄鳥也齊魯之間謂之乙謂之子後作巢避戊己玄中記千歲之燕戶北向

梟避星名鵲避太歲

周禮哲族氏掌覆妖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懸其巢上則去之庭氏掌射國中之妖鳥若不見其鳥獸則



以救日之弓與抹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晏子春秋及說苑摛神並言桓常騫為齊景公禳梟乃當陞布翼伏地而死蓋用此術也說文曰鵠知歲志云鵠巢皆太歲此非才智任自然也淮南子曰鵠識歲多風去高木巢傍枝也

河有恠魚乃名為鰐其身朽其齒三作

博物志云海南有魚如鼉斬其首乾之搯去其齒而更復生者三乃已南州志云亦然淳風有聞廣州人說鰐魚能陸追牛馬殺之水中覆舟殺人值網則不敢觸如此畏懼其一孕生卵數百於陸地及其成形則有蛇有龜有鱉有蛟者凡十數類及人捕取宰殺之其靈能為雷電風雨殆神物龍類也

風生之獸出於大林刀刺不入鍛以鐵砧既如常囊

雖復斲死張口向風蹶然還起



十洲記曰炎洲在南海中有地方二千里去岸九萬里上有風生獸狀如豹青色如火狸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此獸在火不然以錐其頭十數萬下乃死而以其口向風須臾便活而起以石上嘗蒲塞鼻則死抱朴子云生火林中得之萬劍砮不入鐵錐打頭骨破皮如韋囊而不死餘亦同上所說

遠天無狀伯趙鴟梟害親逢道破鏡黃腰何不殄滅而走逍遙

春秋傳曰伯趙司至即百勞也曹植惡鳥論云夏至陰氣動為殘殺蓋賊害之候鳴於人家則有死亡之徵又云鴟梟食母眼睛乃能飛郭璞云伏玉為梟漢書郊祀志云古者天子嘗以春解祠黃帝用破鏡孟康云破鏡獸名食母形如貍而虎眼蜀地志黃腰獸馳身狸首生子長大能自活則群逐其母令不得食形雖小能殺牛鹿及虎

春解謂祠祭以解罪求福



炭何為重鐵何為輕

漢書云先冬夏至懸炭鐵於衡各一端令通停冬至陽氣至炭仰而鐵低夏至陰氣至鐵仰而炭低以此候二至淮南子曰權土炭候氣也

象而後數卜筮之術朽骨枯草安知克吉

六韜曰文王使散宜生卜伐殷吉乎不吉鑽龜龜不乖數著交而折散宜生因曰不祥不可以舉也太公進曰非子所及聖人天地之道承衰亂而起龜者枯骨著者朽草不足以辨吉凶左氏傳曰吉凶由人也



養魚經 一卷

范蠡後為陶朱公

朱公居陶齊威王聘朱公問之曰聞公在湖為漁父在齊為鳩夷子皮在西戎為赤松子在越為范蠡有之曰有之曰公居足千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所謂魚池也以六畝地為池：中又九洲末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牝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牡鯉魚長三尺者四頭以二月上庚日納池中令水無聲魚必生至四月納一神守六月納二神守八月納三神守神守者鱉也所以納鱉者魚二萬三百六十則蛟龍為之長而將魚飛去納鱉則魚不復去在池中周繞九洲無窮自謂江河也至來年二月得鯉魚長一尺者一萬五千枚三尺者四萬五千枚二尺者萬枚直五十得錢一百二十五萬至明年得長一尺者十萬枚長二尺者五萬枚三



尺者五萬枚四尺者四萬枚者長二尺者二千枚作種所  
餘皆貸得錢五百一十五萬候至明年不可勝計也王乃  
於後苑治池一年得錢三十餘萬池中九洲八谷上立水  
二尺又谷中立水六尺所以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不賣  
也



相鶴經一卷

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乘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  
數七故稟其純陽也生二年子毛落而墨點易三年預赤  
而羽翮具七年小變而飛薄雲漢復七年舞應節而晝夜  
十二時鳴鳴則中律百六十年大變而不食生物故大毛  
落而叢毛生乃潔白如雪故泥水不能污或即純黑而腦  
盡成膏矣復百六十年變止而雌雄相視目睛不轉則有  
孕千六百年形定飲而不食胎化而產與鸞鳳同群為仙  
人之騏驥矣夫聲聞于天故頂赤食於水故喙長軒於前  
故後指短棲於陸故足高而尾凋翔於雲故毛豐而肉踈  
且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故天壽不可量所以体無青  
黃二色者木土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也是以行又依洲  
渚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清崇者也玉策記曰千歲之鶴  
隨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未千歲者終不集於林也其相曰



瘦頭朱頂則冲霄露眼黑睛則視遠隆鼻短喙則少瞑鼈

故解反頰鼈德宅耳則短時長頸竦身則能鳴鴻肩鳶鷹則

體輕鳳翼雀尾則善飛龜背鰲腹則伏產軒前垂後則會

舞高脰窶節則足力洪辭纖指則好翹其經本浮丘伯授

王子晉崔文子學道於子晉得其經藏高山石室淮南八

公採藥得之遂傳於世



朱仲受之於琴高上乘魚浮于河海水崖又宛仲李仙於  
高而得其法又獻珠於漢武帝去不知所之嚴助為會稽  
太守仲又出遺助徑尺之具并致此文於助曰黃帝唐堯  
夏禹三代之貞瑞靈竒之秘寶其有次此者且盈尺狀如  
赤電黑雲謂之紫具素質紅黑謂之珠具青地綠紋謂之  
綏具黑文黃質謂之霞具紫愈疾珠明目綏消氣障霞伏  
蛆虫雖不能延齡增壽其鮮潔亦可愛焉復有次者鷹喙  
蟬脊以逐瘟去水毒无竒功具大者如輪文王得大秦具  
徑半尋穆王得其殼懸於昭觀秦穆公以遺燕龜可以明  
目遠察宜玉宜金南海具如珠礫或曰較其性寒其味甘  
止水毒浮具使人寡欲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者是也濯  
具使人善警無以近童子黃唇黑齒有赤駁者是也矚具  
使貽消勿以近孕婦赤帶通脊者是也慧具使人善忘勿



以近人赤熾肉殼赤絡者是也營具使童子愚女人淫有  
青唇赤鼻者是也碧具使童子盜脊上有縷句唇者是也  
兩則重霽則輕委具使人忘行將行復迷鬼狼豹百獸赤  
中圓者是也兩則輕霽則重然則下雅曰大者魴音抗小者  
鱖音積餘貶音也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蝮音蝮大而陰音積小  
而音積亦其畧也館閣書目載相具經一卷不知作者



土牛經一卷

釋春牛顏色第一

常以歲干色為頭從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十干甲乙木其色青丙丁火其色赤戊己土其色黃庚辛金其色白壬癸水其色黑餘皆倣此支為身色從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為十二支寅卯木其色青巳午火其色赤申酉金其色白亥子水其色黑辰戌丑未土其色黃餘皆倣此納音為腹從金木水火土為納音金白木青水黑火赤土黃以此五色言之立春日干色為角耳尾支色為脰腹納音色為蹄假令甲子歲立春甲為干其色青用青為牛頭子為支其色黑土為身納音金其色白土為腹丙寅日立春丙為干其色赤用赤為角耳尾寅為支其色青用青為脰腹納音是火其色赤用赤為蹄

釋策牛人衣服第二



以立春日干為衣色支為勒帛色納音為襯服色假令戊子立春戊為干當用黃衣子為支當用黑為勒帛納音是火當用赤為襯服其策牛人頭履鞭策各隨時候之宜是也用紅紫頭髮之類

釋策牛人前後第三

凡春在歲前人在牛後若春在歲後則人在牛前春與歲齊則人牛並立候令立春在十二月內則是春在歲前即人在牛後如立春在正月內則是春在歲後即人在牛前若立春在歲日同只是春與歲齊牛並立陽歲人居在左陰歲人居在右寅辰午申戌子為陽歲卯巳未酉亥丑為陰歲

釋頭籠韁索第四

孟年以麻為之寅申巳亥為孟年仲年以草為之子午卯酉為仲年季年以絲為之辰戌丑未為季年凡韁索長七



尺二寸像七十二候凡秦者乃牛鼻中環木也亦名曰拘  
牛拘者常以桑柘木為之拘者是牛秦子用遂年正月  
中宮色拘秦者牛鼻中木也即以每年正月  
中宮色為之假令寅申巳亥年正月  
中宮二黑用黑色秦拘子午卯酉年  
正月中宮八白用白色拘秦辰戌丑未年  
正月中宮五黃用黃色拘秦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慧則通通則無所不達專則精精則無所不妙故庖丁之解牛郢人之運斤師曠之聰竊婁之明大至於堯舜之仁桀紂之惡小至於擲豆起蠅投巾拂棋皆臻致理者何妙而已後世之人不惟學人聖之不到聖處雖戲嬉之士亦得依稀彷彿而遂止者多矣無博者無它爭先拊耳故專者能之予惟喜博凡所謂博者皆耽之晝夜每忘寢食但平生隨多寡未嘗不進者何精而已自南度來流離徒倦晝散博具故罕之然實未忘於腦中也今年冬十月朔聞淮上警報江游之人自東走西自南走北居山林者謀入城市居城市者謀入山林旁午絡繹莫卜所之易安居士亦自臨安泝流涉岩攤之險底令卜居陳氏第窄釋舟楫而見軒窓意頗適然更長燭明柰此良夜何以士是博奕之士講矣且長打揭大小猪窩挨鬼胡畫數倉賭快之類



皆鄙俚不經見葺闔樗蒲雙感融近漸廢絕加減棊闕大  
看魯狂命無所施人知巧大小象戲奕棋又惟可容二人  
狂采打馬為閨居雅戲葺恨采選聚繁勞打馬世有二種  
一種一將十馬者謂之闕西一種無將二十馬者為之依  
經馬流行既久各有圖經允例可考行移賞罰互有同異  
又宣和間人處二種馬大約交替僥倖古意盡矣所謂宣  
和馬者是也予獨愛依經馬因取其賞罰之度每事作數  
語不獨師之博徒實足以傳諸好事使千萬後命詞打馬  
始自易安居士也紹興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易安室序

打馬賦

歲令云徂廬或可呼千金一擲百萬十都尊俎具陳已行  
揖讓之禮賓主既醉不有博奕者乎打馬 吳樗蒲遂廢  
實博奕之上流乃閨房之雅戲齊驅驥騶擬莫王萬里之  
行聞列玄黃類楊氏五家之隊珊珊珮響方驚玉韉之猷



落落羅星忽見連錢之碎若乃湖江風冷湖山楓落玉門  
閑閑沙苑草肥臨波不度似惜障泥或出入用竒有類昆  
陽之戰或聲名素昧便同痴叔之竒亦有緩緩而歸昂昂  
而去鳥道警馳蟻封安步嶮岐峻坂未遇王良跼蹐鹽車  
難逢造父且夫丘陵云遠白雲在天心存戀豆志黃葉團  
翼金錢用五十六乘之間行九十一路之內明以賞罰方  
寸之中決勝負於機微之外且好勝者人之長情小藝者  
士之未技望梅止渴稍蘇奔競之心畫餅充飢少謝騰驤  
之志將圖實效故臨難而不回欲賈勇爭先莫悟罕整之  
墜皆由不知止足自貽尤悔况為之不易事實見於正經  
用之以誠義必合於天德故繞床大叫五木皆盧瀝酒一  
呼六子盡赤平生不負遂成劍閣師之別墅未輸也已破  
淮淝之賊今日豈無元子明時不乏安石又何又陶長沙  
博局之投正當師袁彥道布帽之擲也詞曰佛狸定見卯



年死貴賤紛紛尚流徒滿眼驂騑雜綠時危安得真致此  
老矣誰能志千里但願相將過未淮水

采色例碧油至滿盤星有五十采

賞色

碧油 堂印 桃花種 鴈行兒

拍板兒 滿盤星 黑十七 馬軍

靴楦 銀十 撮十

罰色

小浮屠 小娘子 驢嘴

雜色

赤牛 黑牛 暮宿 角糝騷音

大開門 正臺 筆栗 花羊

大鎗 皂鶴 野鷄巷 八五

飽鎚兒 羊角兒 條中 赤十二



腰曲綾 胡十 紅鶴 九二

小鎗 急大鎗 拐九 蛾眉

夾十 平豆 撮九 撮九

味九 夾九 丁九 鴈八

川九 拐八 大肚 夾八

白七 夾七 拐七 大筒兒

小嘴 葫芦頭

鋪盆例

凡置局二人至五人均聚錢置盆中臨時商量多寡從衆  
然不可過四五人數多財本采交錯多致喧鬧  
既先設席豈憚攫金便請着鞭謹令編埒罪而又罰已從  
約法之三章賞又有功勿用繞床之大叫凡不從衆議喧  
鬧者罰帖十盆

本采例用骰子三隻



凡第一擲謂之本采如擲賞罰色即不得認作本采倒飛  
龍院真本采方許過如皂鶴是真本采九二大鎗之類皆旁  
本采

分車射策之初記其甲乙神武桂冠之日定彼去留汝其  
有始有終我則無偏無黨

下馬例

凡馬二十疋用犀象刻成或鑄銅為之如大錢樣刻其文  
為馬文各以馬名別之如驂騑之類或只用錢文為別仍  
雜采染其文須用當二當三錢以絕盜下之事堂印四渾  
花渾下八疋賞八帖如十二本采更下二疋碧油六渾花  
下六疋賞六帖桃花重五五渾花下五疋賞五帖如十五  
本采更下二疋鴈行兒三渾花下四疋賞四帖如九本采更  
下二疋賞三帖旁本采下二疋賞二帖承人童撞謂下次  
隨手擲同上次賞罰色無真撞下三色下三疋賞三帖自



擲賞色靴檀銀十撮十黑十七旁本色各下二疋賞二帖  
別人擲自家旁本采傍檀本色各二疋賞二帖罰采小娘  
子小浮屠各下二疋賞二帖餘家采下一疋  
夫有勞者賞必厚施重者報必深或再見而取十官或一  
門而列二戟有昔人君每有賜臣必先以乘馬秦穆公悔  
舍孟明解左驂而贈之是也豐切重賜尔自取之何厚薄  
凡下次人未有本采上次人雖擲賞不理賞擲

### 行馬例

凡馬局十二窩入窩便不打賞一擲後來者馬雖多亦不  
許九陽數也故數九而立窩窩陽塗也故入窩而又賞以  
當千便可成敵衆請回後騎又被先登  
凡壘成十馬方許過丞谷關十馬先過然後餘馬隨多少  
得過自至丞谷關不少馬不許諭別人多馬如前後多有  
馬不許行俟多馬俱動方許行馬數同即許行



行百里半九十汝其知乎方茲萬革爭先千羈競鞿得其  
中道止以半途如能疊騎先馳方許後來繼先繼施薄効  
須旌甄可倒半盆

允疊足二十馬到飛龍院散采不得行直待自擲得真本  
采堂印碧油旄花鴈行兒拍板兒蒲盤星及別人擲自家  
真本采上次擲罰采方許過

萬馬無聲恐是銜枚之後千蹄不動疑乎立伏之時能翠  
幕張油莫非玉堂啓印鴈歸沙漠花發武陵歌邊之小斨  
齊天際之流星暫聚或受徭罰或旌已能或當射事之時  
復遇出身之數日隣之薄家之厚也皆得成功俱無後悔

打馬例

允多馬遇少馬點數相及即點去馬再下城寡不敵其誰  
可當成敗有時夫何恨或往而旋同虞國之留去亦無傷  
有類塞翁之



夫欲雪孟明三敗之耻好求曹叡一旦之功其勉後番我不汝棄

允打去人全槩馬謂二十作一疋者倒半盆被打出局如願再下者許被打去全馬人願再下

亏於一篲敗此垂成九矣監車方登峻歧豈期一厥遂失長塗悵郡馬之皆空忿前攻之尽願守門闌再從驅策朔風驟首已傷去之障恋主銜恩之草

### 倒行例

允遇打馬遇疊馬遇入窩許倒行

唯敵是求唯陰是據後騎欲來前馬反顧已將有為退亦可害語不云乎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也

### 入夾例

允遇飛龍院下三路謂之夾散采不許行遇諸夾采許得六六么行路么六行路雖渾花亦只算夾采如碧油滿盤



星行一路之類

昔晉襄公以二陵而勝者李亞子以夾塞而吳者汝之其  
勉之當求大捷

落整例

允尚乘局下一路謂之整行不不打雖後有馬到亦同落  
整謂之同處患難直待自渾花賞采真本采別人擲自家  
真撞方許依元初下馬之數飛出盡謂倒盆每飛一疋賞  
一帖凜上臨危正欲騰驤而去驟遇伏忽驚穿整之投項  
羽之騅弓悲不遊元德之騎弓出如飛既勝以奇當旌其  
異同允例又倒全盆

倒盆例

允全馬先到亟谷關倒半盆在局人再添打去別全馬倒  
半盆若全馬先至尚乘局為鹿滿倒一盤落整馬飛尽同  
麓滿到一盆



瑤池宴罷麒麟皆歸大宛凱旋龍媒並入已穿長路伏歷  
萬里之志長存國正求賢千金之骨定收老馬欲取奇駒  
既以請拜三年之志如圖再戰願成他日之功

### 賞帖例

允謂之賞帖者臨時賞用錢一帖不過五錢多重真旁本  
采各隨下馬正數謂下十馬賞十帖下一馬賞一帖在局  
人皆供別人

### 賞擲例

允自擲諸渾花諸賞采真旁本采打得馬疊馬飛皆得一  
擲別人擲自家真旁本采上次罰采皆賞一擲

### 右打馬圖經全







酒之作尚矣儀狄作酒醪杜康造秫酒豈以善讓得名蓋  
抑始於此邪酒味其辛大熱有毒雖可忘憂復能作疾所  
謂腐腸爛胃瀆髓蒸筋而刘伶養生論云酒所以醉人者  
麴蘖氣之故耳麴蘖氣消皆化為水昔先王詰庶邦士無  
彝酒又曰祀兹酒言天之命民作酒惟祀而已六藝有酒  
所以戒其覆六尊有壘所以戒其淫陶侃劇飲亦自制其  
限後世以酒為醬不醉反耻豈知百藥之長黃帝所以治  
疾邪大率晋人嗜酒孔群作書與族人令得秫七百斛不  
過麴蘖事耳王忱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索至於刘  
殷控阮之徒尤不可一日無此要之酬放自肆託於麴蘖  
以逃世網未必真得酒中趣尔古之所謂得全於酒者正  
不如此是知狂藥自有妙理豈特澆其礪魄者邪五斗先  
生弃官而歸耕於東臯之野浪遊醉鄉沒身不返以謂結



繩之政已薄矣。雖黃帝華胥之遊，殆未有以過之。由此觀之，酒之境界，豈輔歡者所能與知哉？儒學之士，如韓愈者，猶不足以知此。反悲醉鄉之徒，為不過大哉。酒之於世也，祀天地，事鬼神，鄉射之飲，鹿鳴之歌，賓主百拜，左右秩。上至縉紳，下逮閭里，詩人墨客，樵夫漁父，無一不可以缺。此投閑自放，攘襟露腹，便然酣卧於江湖之上，扶頭解醒，忽然而醒，雖道術之士，鍊陽消陰，飢腸如筋，而熱穀之液，亦不能去。惟胡禪律，以此為戒。嗜者至於濡首，敗性失禮，傷生往。屏爵弃卮，焚壘折榼，終身不復知其味者，酒復何過？邗平居無事，汗尊斗酒，發狂蕩之思，助江山之興，亦未足以知。麴蘖之力，稻禾米之功，致於流離放逐，秋聲暮雨，朝登糟丘，暮遊麴封，禦魑魅於烟嵐，轉炎荒為淨土，酒之功力，其近於道，邗與酒遊者，警悞交於前，而不知視窮泰，逆順，特戲事耳。彼飢餓其身，焦勞其思，牛衣發兒女之



感渠畧有可憐之色又烏足以議此哉鴟夷夫人以酒為  
名含垢受侮與世浮沈而彼騷人高自標特分別黑白且  
不足以全身遠害猶可以為惟我獨醒善乎酒之移人也  
慘舒陰陽平治險阻剛復者薰然而慈仁軟弱者感慨而  
激烈凌轢王公調玩妻妾滑稽不窮斟酌自如識量之高  
風味之微足還澆薄而發猥瑣豈特此哉夙夜在公有馭  
豈樂飲酒蘧酌以大斗行不醉無歸湛君臣相遇播於聲  
詩亦未足以語平日之盛至於黎民休息日用飲食祝史  
無求神其醉止可謂至德之世矣然則伯淪之頌德樂天  
之論功蓋未必有以形容之夫其道深遠非冥搜不足以  
發其義其術精微非三昧不足以善其事昔唐逸人追述  
焦革酒法立祠配享又采自古以來善造酒以為譜雖其  
書脫畧卑陋聞者垂涎酣適之士口誦而心醉非酒之董  
狐其孰能為之哉昔人有齊中酒所事酒兵厨酒雖以麴



藥為之而有聖賢清濁不同周官酒正以或去授酒材辨  
五齊之名三酒之物歲終以酒式誅賞月令乃命大翁八  
酉音攀大酋酒之官長也秫稻又齊麴音藥又時湛音熾又  
潔水泉又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六者音盡善更得醞漿則  
酒人之事過半矣周官漿人掌供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  
酏入于酒腐漿最為先古語有之空桑穢飲醞以稷麥以  
成醇醪酒之始也說文酒白謂之醜二搜音醜醜者壞抱也又  
老也飯老即壞飯不懷則酒不醜又曰烏梅又麴胡版子切  
麥麴也緝醠音乳九投澄清百品酒之終也麴之於黍猶鉛  
之於汞陽相制變化自然春秋緯曰麥陰也黍陽也先  
漬麴而投黍是陽得陰而沸後世麴有用藥者所以治疾  
也麴用豆亦皆神農氏赤子豆飲汁酒愈病酒有熱得豆  
為涼使硬薄少蘊藉耳古者醴酒在室醕酒在堂澄清在  
下而酒以醇厚為上飲家慣察黍性陳新天氣冷煖春夏



及黍性開軟則先湯平聲而後米酒人謂之倒湯去聲秋冬及

黍性陳硬則先米而先湯平聲酒人謂之正湯平聲醞釀須余

米偷俊說文云醪音途酒母也投醪偷舛醪厚也浙人不

善偷酸所以酒熟入灰北人不善偷舛所以飲多令人腸

上懊懷桓公所謂青州從事平原督郵者此也酒其易釀

味辛難醞釋名酒者酉也酉者陰中也酉用事而為收也

用而為散者辛也酒之名以其辛為義金木間隔以土

為謀自酸之其自其之辛而酒成焉醪米所以要酸酸醪

所以要舛所謂以土之其合水作酸以木之酸合土作辛

然後知酸者所以作辛也說文酸者再釀也張華有九醞

酒齊民要術桑落酒有六七酸者以酒酸多為善要在麴

力相及酒所以有韻酒亦以其再酸故也過度亦多術尤

忌見日若太陽出即酒多不中後魏賈思勰亦以夜半蒸

炊秫旦下釀所謂以陰制陽其義如此着水無多少拌加



黍麥以勻為度張籍詩云讓酒愛乾和即令人不入水酒也晉人謂之乾榨酒大抵用水隨其湯平黍之大小宜斟酌之若酸多水寬亦不妨要之米力勝與麴力勝於水即善矣此人不用酵祇用別黍水謂之信水然信水非酵也酒人以此體候冷暖耳凡醞不用酵即用麴發醅未遲則脚不正抵用正發酒醅最良不然則掉取醅面絞令稍乾和以麴蘖掛於衡茅謂之乾酵用酵四時凡同寒即多用溫則減之酒人冬月用酵緊用麴少夏月用麴多用酵緩天氣極熱置瓮於深屋冬月溫室多用氈毯圍繞之語林曰抱瓮冬醪言冬月釀酒令人抱瓮速成而味好大抵冬月蓋覆即陽氣在內而酒不凍夏月閉藏即陰陽在內而酒不動非深得邛酒出入之義孰知此哉嗚呼酒之便槩曲盡於此若夫心手之用不傳文字固有父子一法而氣味不同一手自釀而色澤殊絕此雖酒人亦不能自知



總論

垣通祠祭主客酒法

香泉麴

香桂麴

已上

搖泉麴

金波麴

豆花麴

已上  
風麴

玉交麴

白醪麴

小酒麴

真一麴

蓮子麴

已上  
醪麴

卧漿

淘米

煎漿

湯水

蒸醪麴

用麴

合醇

醪米

之合  
脚人謂  
飯

蒸餅麴

酸醪

酒器

上槽

收酒

煮酒

火迫酒

曝酒法

白羊酒

地黄酒

菊花酒

醪醪酒

蒲萄酒

煨酒

妙理麴法



神仙酒法  
時中麴法

武陵桃源酒法  
冷泉酒法

真人變髮方



大隱先生朱翼中壯年勇退著書釀酒僑居西湖上而老  
焉屬朝廷大興醫李求汲於道拊者為之官師乃起公為  
博士與予為同僚明年翼中坐書東坡詩貶達州又明年  
以宮祠还未至余一夕夢翼中相過且誦詩云投老南還  
愧轉蓬會令淨土變炎風由來祇許林中物万事從渠醉  
眼中明日理書帙得翼中北山酒經法而讀之蓋有禦魑  
魅於烟嵐轉炎荒為淨土之語與夢頗契余甚異之乃作  
此詩以志之他時見翼之當以是問之其深夢乎非耶政  
和七年正月二十五日也赤子含德所天鈞日新月化澆  
醜淳惟帝哀矜憫下民為作醪醴發其真炊香釀玉為物  
春酸醖醅醪米授之神成此羨祿切非人酣適安在味其辛  
一醉徑與羲皇隣薰然剛獲皆慈仁陶冶窮愁孰知貧頌  
德不独有伯禽先生作經聖賢倫讀醒正似非全身德全



不許人聞夢中作詩語深案不願萬戶誤國思乞取醉鄉  
作封君

續添麴法

賒醅麴

華亭麴

造思堂春

清水麴

造雲腹

麴

造雲腹并用

瓊液麴

醞造酒法

思春堂酒

雲醞酒

瓊液酒

秋前麴法

銀波麴法

石寶麴法

藍橋麴法

玉漿麴法

麴麴法

菘豆麴法

蓮花麴法

香藥麴法

清白泉麴法

姜麴法

相州碎玉法

銀光麴法

碧香燭法

雙醞酒法

菱麴法

真珠麴法

醉鄉奇法

瓊漿麴法

白酒麴法

三拗麴法



蓮花白麴法

和州公庫白酒麴法  
南安庫宜城麴法

玉醅麴法

玉液麴法  
木豆麴法

芙蓉麴法

竹葉青麴法  
玉露麴法

石室鄭家麴法

岷州大潭縣麴法  
清泉麴法

木香麴法

冷仙麴法  
四明碧霄酒麴法

羊羔酒法

密酒法  
雪花肉酒法

耀州談道士傳溪麴法

賒釀酒法







醉鄉日月

飲論

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樂其沍也醉得意宜艷唱  
宣其和也醉將離宜鳴篋一作宜繫鉢杜其神也醉丈人  
宜謹節奏慎章程畏其侮也醉俊人宜益觥盃加旗幟戰  
其烈也醉樓着暑資其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皆此以  
審其宜攻其景以與憂戰也嗚呼及此道者失飲之人也

謀飲

凡酒以色清味重而如飴者為聖色如金而味醇且苦者



而賢色黑而酸醜者為愚色如蒙醪糯觴醉人者為君子  
如家醪黍觴醉人者為中人如巷醪灰觴醉人者為小人  
夫不歡之候有九主人恠一也賓輕主二也鋪陳雜而不  
叙三也樂生而妓嬌四也數易令五也騁牛飲六也迭誼  
諧七也互相孰呼一作相屬八也錢散子九也歡之微有十三  
得其時一也賓主久間二也酒醇而主嚴三也非觥盃不  
謳雖觥盃而壘不謳者四也不能令有耻五也方飲不重  
膳六也不重筵七也錄事免毅而法峻八也明府不受請  
謁九也廢賣律十也廢替律十一也不恃酒十二也使勿  
徵勿暴十三也審此九候十三徵以為術者飲之王道也  
其歡樂者飲之霸道也

為賓

愚同禁也辟若子張當宣令乃塞耳不听及行令則瞋目  
重問此陪座人耳



為主

主前定則不繁賓前定則不亂樂前定則又暢酒前定則又嚴時然後歡人乃不厭

明府

明府之職前輦極為重難蓋二十人為飲亦須一人為明府所以觀其斟酌之道每一明府管骰子一双酒酌一隻此皆觥錄事分配之永命者法不得拒凡主人之古主酒者申明明府得以糾諸明府之罪夫酒懦為曠官酒猛為苛政懦為冷也猛為熱也若明府貪務承命猛酌席人遂使請告紛喧黷撓錄事請告謂席人酒熱請推淘之類明府之辜暴於四座矣

律錄事

夫律錄事者須有飲材有三謂善令知音大戶也凡寵臺以日金為之其中實以二十籌二十旂二十纛夫旂所



以指巡也。壽縣所以指飲也。籌所以指犯也。如賓主就坐錄事取一籌以旂與壽縣偕立於籌中持之在手餘置於器執爵者告請骰子命受之後告之曰某忝骰子令乃陳其說於錄事。告於四席曰某官忝骰子令然縷宣之錄事之令也。又合其詞異於席人所謂巧宣也。席人有犯既下籌犯者執爵請罪輒旦人飲爵法頗未當犯者不退請併下三籌以告其狀。讞不當理則反其籌以飲焉。席人刺錄事亦如之。

### 觥錄事

凡烏合為徒以言笑動衆暴慢無節或疊加金或附耳聶語律錄事以本戶繩之奸未衰也者宜觥錄事糾之。觥錄事以剛毅木納之士為之有犯者輒設其旂於前曰某犯觥令觥法先旂而後壽縣也。犯者諾而收執之拱曰知罪明府率其觥而斟焉。犯者石引觥左執旂附於曾律錄事。



顧伶曰命曲破送之飲訖无墜酒瀝稽首以旂觥歸於觥  
主曰不敢滴瀝復觥於位後犯者捉以纛疊犯者旂纛俱  
舞觥籌尽者犯者不言俗謂旬假

### 選徒

大凡寡於言而敏於令者酒徒也怯猛飲而惜終飲者酒  
徒也不動搖而免愈毅者酒徒也聞其令而不重問者酒  
徒也不停觴而言雜引者酒徒也改令及時而不涉重者  
酒徒也持屈爵而不分訢者酒徒也知內藥而惡外鷺者  
酒徒也故告飲之法選徒為根幹選酒為枝葉選令為藪  
筭則可以慎飲者斷可知矣

### 骰子令

大凡初筵皆先用骰子蓋欲微酣然後迤邐入令

### 手勢

大凡放令教端其頸如一枝孤栢其神如萬里長江揚膺



如猛虎蹲踞選其眸如烈日飛動差其指如鳶欲翔舞柔  
其腕如龍始蛇蜿蜒旋其盞如羊角高風飛其袂如虎眼大  
浪然後可以畋魚風月繒繳笙竿

拒潑

孟子曰殺人以旌與刃有以異乎然則酗酒以拒與潑有  
以異乎同歸酗酒也蓋有聞飲則未見杯即拒或酒糾不  
容明府見青、飲則又固為翻灑推作同章始持杯而呵  
呼待明燭而傾潑如此則俱為害樂併是蠹歡自當揖之  
別室延以清風展薤葉而開襟極名茅以從事

逃席

酒徒有逃席之疹者棄之如旣屣

使酒

大凡蔑章程而務牛飲者非歡源也醒木訥而醉喋、者  
非歡源也飾也非而尚讞議者非歡源也得錢酒而索深



兩者非歡源也飲愈多而見珍淡者非歡源也已令謬而  
惡人不從者非歡源也不諭令而疾敏手者非歡源也好  
請罪而諱以籌者非歡源也斯人也蓋沉酌之濫觴紛喧  
之鴻漸也

進戶

進戶法用蒿花小豆花各陰乾各七兩為末精羊肉一斤  
如法作生以二花末一兩勻入於生中如先只飲得五盞  
以十盞好酒熱暖沃生服之至日進一服花盡作戶倍矣







說郭卷第

品茶要錄

宋黃儒

字道安人

說者嘗恠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蓋前此茶事未甚興  
靈芽真筍往々委翳消磨而人不知惜自國初以來士大  
夫沐浴膏澤詠歌升平之日久矣夫體勢洒落神觀冲淡  
惟茲茗飲為可喜園林之間亦可相與摘英誇異製捲鬻  
新而趨時之好故妹絕之品始得自出於榛莽之間而其  
名遂冠天下借使陸羽復起閱其金餅味其雲腴當爽然  
自失然矣因恋草木之材一有壞偉絕特者未嘗不過時  
而後興况於人乎然士大夫間為珍藏精試之具非會雅  
好真味未嘗輒出其好事者又嘗論其采製之方出入器  
用之宜否較試湯火之何如盍於黹素傳翫於時獨未有  
補於賞鑒之名耳蓋園民射利膏油其面色品味易辨而  
難評予因取閱之暇為原來造之得失較試之低昂次為



十說以中其病題曰品茶要錄云

一采造過時

茶事起於驚蟄前其采芽如鷹爪初造曰試焙又曰一火  
其次曰二次：：之茶已次一火矣故市茶芽者惟出於  
三火前者為最佳尤喜薄寒氣候陰不至凍芽發時尤畏  
霜有造於一火二火皆過霜而三火霜霽則三火之茶勝  
矣時不至於暄則穀芽含養約勒而滋長有漸采工不擾  
為矣凡試時泛色鮮曰隱於薄霧者得於佳時而然也有  
造於積雨者其色昏暗或氣候暴暄茶芽蒸發采工失於  
薰漬揀摘不給則製造雖多皆為常品矣試時也非鮮曰  
水脚微紅者過時之病也

二白合盜葉

茶之精絕者曰開曰亞開其次揀芽茶芽開品雖最佳園  
戶或止得一株蓋天材間有特異非能皆然也且物之變



勢無窮而人耳目有尽故造聞品之家有昔優而今劣前  
負而後勝者雖人工有至有不至亦造化之推移不可得  
而擅也其造二大白聞三火白亞聞不過十數銜而已揀  
芽則不然徧園隴中擇其精英者耳其或貪多務得又滋  
色澤往往以白合盜葉間之試時色雖鮮白其味澁淡者  
間白合盜葉之病也鷹之瓜芽有两小葉抱而生者南合  
也新條之葉抱生而色白者盜葉也造揀芽常則取鷹瓜  
而白合不用况盜葉乎

三入雜

物固不可以容偽况飲食之物尤不可也故茶有入他草  
者建人号為雜銜列入柿葉常品人攬葉者二葉易致又  
滋色澤園民欺佳口直而為之試時无粟紋其香盞面浮  
散隱如微毛或星之纖絮者入雜之病也善茶品者側盞  
視之所入多寡從可知矣向上下品有之雖近銜列亦或



勿使

四蒸不熟

穀芽初采不過盈箱而已趨時爭新之勢然也既采而蒸既蒸而研蒸有不熟之病有過熟之病蒸不熟則精芽所損已多試時色青湯沉為雜入之氣者不蒸熟之病也唯蒸熟者其味甘香

五過茶

茶芽方蒸以氣為候視之不可以不謹也試時色黃而粟紋大者過熟之病也然雖過熟愈於不熟其香之味勝也故蔡君謨論色則以青白勝黃白余論味則以黃白勝青白

六焦釜

茶蒸不可以逾久久而過熟又久則湯乾而焦釜之氣上茶工又乏斯湯以益是之致薰損茶芽試時色多昏紅氣



焦味惡者焦釜之病也。建人号為熱鍋。

七 壓黃

茶已蒸者為黃。細則已入捲摸製之矣。蓋清潔鮮明香色如之故。采佳品者常於天未曉時衝蒙雲霧。或以罐汲新泉懸於胸間。得必投其中。蓋欲鮮也。其或日氣烘燥。茶牙暴長。工方不給。其采芽已陳。而不及蒸。而不研。或出宿而後製。試時色不鮮明。薄如懷。郊穀者。壓黃之病也。

八 漬膏

茶餅鮮黃。有如蔭潤者。榨不乾也。榨欲盡去其膏。盡則有如乾竹葉之色。唯飾首面者。故榨不欲乾。以利易佳口。試時色鮮白。其味帶苦者。漬膏之病也。

九 傷焙

夫茶本以茅葉之物。就之捲摸。既出捲上。宜焙之用。火務令通熱。既以反覆之虛。其中以熱火氣。然茶氏不喜用實。



炭号為冷火以茶餅新濕欲速乾以見售故用火常帶煙  
焰レ既多稍失看候以故薰損茶餅試時色其昏紅氣味  
帶焦者傷焙之病

十辨壑源沙溪

壑源沙溪其地相背而中隔一嶺其勢无數里之遠然茶  
產頃殊有能出力移栽之不為土氣所化竊嘗恠茶之  
為草一物尔其勢又由得地而後異豈水絡地脉偏鍾粹  
於壑源豈御焙口此大罔魏隴神物伏護得其餘蔭邪何  
其井芳精至而獨擅天下也觀夫春雷一驚筠筩終起售  
者已擔登挈橐於其門或先期而散局金錢或茶繞入筮  
而爭酬所直故壑源之茶常不足客之所求其有桀猾之  
園民陰取沙溪茶芽雜就家捲而製之人徒趣其名品親  
摸之相若不能原其實者盖有之矣凡壑源之茶售以十  
則沙溪之茶售以五其直大率倣此然沙溪壑源民亦勇



以爲利或雜以松黃飾其首面凡肉理怯薄体輕而色黃  
試時雖鮮白不能久泛香薄而味短者沙溪之品也凡肉  
理實厚体堅而色紫泛盞凝久香滑而未長者壑源之品  
也

### 復論

茶嘗論茶之精絕者其白合味開其細如麥蓋得青陽之  
輕清者也又其山多帶砂石而另佳品者皆在南山蓋得  
朝陽之和煦者也予嘗無事時秉匙景之明淨適軒亭之  
瀟洒一取佳品嘗試既而神水生於華池愈耳而新其  
有助乎然建安之茶散入下品者不取也而得建安之精  
品爲美蓋有得之者不能辨能辨矣或不善於烹試善烹  
試矣或非其時尤不善也况非其賓乎善烹矣然未有主  
賢而賓愚者也夫惟知此然後盡茶之事昔者陸羽号爲  
知茶然羽之所知者皆今之所謂草茶何哉如鴻漸所論



蒸笋牙葉畏流其膏蓋草芽味短而淡故常恐去膏建茶力厚而并故惟欲去膏人論建茶爲不詳徃！得之其味極佳由是觀之鴻漸未嘗到建安歟

宣和北苑貢茶錄全

陸羽茶經裴坡茶迹皆不第建品說者但謂二子未嘗至閩而不知物之發也故自有蓋昔者山川上閩灵芽未露至於唐未然後北苑出爲之最是時僞蜀詞臣毛文錫作茶譜亦第言建有紫筍而蠟面乃產於福五代之季建属南唐歲率諸縣民采茶北苑初造研膏繼造臘面既又製其佳者号曰京鏈聖朝開宝末下南唐太平興國初特置龍鳳模遣使即北苑造茶以別庶飲龍鳳茶盖始於此又一鍾茶叢生石崖枝葉尤茂至道初有詔造之別号不乳又一種号的乳又一種号白乳盖自龍鳳与京右的白四種紹出而蠟面降爲下矣盖龍鳳等茶皆太宗時所製



至咸平初丁晉公膾閩始載之於茶錄慶曆中蔡君謨創  
小龍團以進被旨仍歲貢之自小龍團出而龍鳳遂為次  
矣元豐間有旨造蜜雪龍其品又加於小龍團之上紹聖  
間改為瑞雲翔龍至大觀初今上親製茶論二十篇以白茶  
與常茶不同偶然生出非人力可致於是白茶遂為第  
一既又製三也細芽及試新鑄貢新鑄自三色細芽出而  
瑞雲翔龍願居下矣凡茶芽數品最上者曰小芽帶如雀  
舌鷹爪以其勁直纖銳故号芽茶次曰揀茶乃一芽帶一  
葉者号一槍一旗次日中芽乃一芽兩葉者号一鎗兩旗  
其帶三葉四葉皆漸老矣芽茶早春極多景德中建守用  
絳為補茶經言芽茶只作早茶馳奉萬乘嘗之可矣如一  
槍一旗可謂其茶也故一槍一旗号揀芽最為挺持先正  
舒王送入官閩中詩云新茗齋中試一旗謂揀芽也或者  
乃謂茶芽未展為槍已展為旗指舒王此詩為證蓋不知



有所謂揀芽也夫揀芽猶竒如此而况茶芽以供天子之新  
嘗者乎芽茶絕矣至於冰芽則曠古未之聞也宣和庚  
子歲漕臣鄭公可簡始創為銀線冰芽蓋將已揀熟芽再  
剔去祇取其心一縷用珍噐貯清泉漬之光明瑩潔若銀  
線然以制方寸新鑄有小龍蜿蜒其上号龍團勝雪又廢  
白的石三乳鼎造花鑄二十余色初貢茶皆入龍腦至是  
慮奪真味始不用焉蓋茶之妙至勝雪極矣故今為首冠  
然猶在白茶之次者以白茶上所好也異特郡人黃儒撰  
品茶要錄極稱當時灵芽之富謂陸羽數子見之又爽然  
自失熊蕃謂使黃君而閱今日則前乎此者未足詫焉然  
龍焙初貢數殊少累增致於无符以片計者一万八千  
視初已加數倍而猶未勝今則為四萬七千一百片有竒  
矣此數見范逵所著龍焙美盛茶錄逵茶官也自白茶勝  
雪以厥名實繁今列于左使好事者得以觀焉



貢新銙 年大觀二

試新銙 年政和二

白茶 年政和二

龍團勝雪 年宣和二

御苑玉芽 年大觀二

萬壽龍芽 年大觀二

上林芽 年宣和二

乙夜清供 年宣和二

承平雅玩 年宣和二

龍鳳英華 年宣和二

玉除清賞 年宣和二

啓沃承恩 年宣和二

雪英 年宣和二

雲葉 年宣和三

蜀葵 年宣和三

金錢 年宣和二

玉葉 年宣和三

寸金 年宣和三

無比壽芽 年大觀四

萬春銀葉 年宣和二

宜年寶玉 年宣和二

玉清慶雲 年宣和二

無疆壽龍 年宣和二

玉葉長春 年宣和四

瑞雲翔龍 年紹至四

長壽玉圭 年政和二

興國岩銙

香口焙銙

上品揀芽 年紹至二

新收揀芽

太平嘉瑞 年俱政和二

龍苑報春 年宣和二

南山應瑞 年宣和四

興國岩揀芽

興國岩小龍

興國岩小鳳 年已上緬

揀芽

小鳳

小龍

大龍

大鳳 年已上号

大鳳 年已上号



又有瓊林毓瑞雲谷呈祥壑源松焙貢籠推先價倍南金  
勝谷先春壽岩却勝延平石乳清白可鑒風韻甚高九九  
十色皆宣和二年所製越五歲省去  
右歲分十余綱惟白茶與勝雪自驚蟄前其後數日乃成  
飛騎疾馳不出仲春已至京師号为頭綱玉芽以下即先  
後以次發綱建貢足時夏過半矣歐陽文忠公詩曰建安  
三千五百里京師二月嘗新茶蓋異特如此以今較昔又  
為最早因念草木之微有壤竒卓異之名又逢時而後出  
而况為士者哉昔昌黎先生感二鳥之採擢而自愧其不  
如今蕃於是茶也焉敢效昌黎之感姑務自驚而堅其守  
以待時而已

貢新銜

竹園

方一寸三分

試新銜

竹園

方一寸三分

龍團勝雪

竹園

方一寸三分

白茶銀圈徑一寸三分

御花玉芽

銀模

徑一寸五分



萬壽龍茅 銀圈 銀模 徑一寸五分

上林第一 銀圈 方一寸五分

乙夜清供 竹圈 方一寸五分

承平雅玩 竹圈 方一寸五分

龍鳳英華 竹圈 方一寸五分

玉除清賞 竹圈 方一寸五分

啓沃承恩 竹圈 方一寸五分

雲葉 竹圈 橫長一寸五分

蜀葵 竹圈 徑一寸五分 金錢 銀模 銀圈 徑一寸五分

玉葉 銀圈 銀模 橫長一寸五分 金 竹圈 方一寸二分

無比壽茅 銀圈 銀模 方一寸三分

萬春銀葉 銀圈 銀模 兩尖徑二寸二分

南山應瑞 銀圈 銀模 方一寸八分

吳國岩揀茅 銀模 徑三寸 小龍 銀圈 銀模 徑三寸



小鳳

銀模

徑三寸

大龍

銀模

徑三寸

大鳳

銀模

徑三寸

先人作茶錄常貢畚極盛之時凡有四十余色紹興戊寅歲克攝事北苑閱近貢一皆仍舊其先後之序名品亦同淮躋龍團勝雪於白茶之上及無異國若小龍小鳳蓋建火大南渡有旨罷貢三之一而省去之也先人但著其名号克今更寫其形製庶覽之者无遺恨焉先是壬子春漕司再葺茶政越十二載乃復舊額且用政和故事補種茶二萬株政和間漕嘗種三萬株比年克處貢職遂有創增之目仍改京銜為大龍團由是大龍多於大鳳之數凡此皆近事或者猶未之知也三月初吉男克北苑寓舍書北苑貢茶最盛然士輩所錄止於慶曆以上自元豐之密雲龍紹聖之瑞雲龍相繼挺出製精於旧而未有好事者記焉但見於詩人句中及大觀以來增創新鑄名号猶用



揀芽蓋水芽至宣和始有顧園勝雪與白茶角立歲克首  
貢復自御花玉芽以下厥名實繁先子觀見時事悉能記  
之成編其存今閩中漕臺所刊茶錄未備此書庶幾補其  
闕云淳熙九年冬十一月四日朝散朗行祕書郎無國史  
編修官李士院權直熊克謹記

北苑別錄

全一卷

建安之東三十里有山曰鳳凰其下直北苑傍聯諸焙厥  
土赤壤厥茶惟上太平興國中初為御焙歲模龍鳳以  
羞貢篚蓋表真異慶曆中漕臺益重其事品數日增制度  
日精即今茶自北苑出者獨冠天下非人間所得也方  
其春雷震蟄千夫雷動一時之盛誠為題觀政見人謂至  
見安而不諧北苑與不至者同僕因攝事遂得研究其始  
末姑摭其矣大槩條為十余數目曰北苑別錄云



九窠十二龍

麥窠

瓊園

龍游窠

小苦竹

苦竹裡

鷄數窠

苦竹

苦竹源

鼯鼠窠

教練隴

鳳凰山

大小焊

橫坑

猿遊隴

張坑

帶園

焙東

中厝

東際

西際

官平

石辟窠

上下官坑

虎膝窠

樓龍

蕉窠

新園

夫樓臺

阮坑

魯坑

黃際

馬鞍山

林園

和尚園

黃談窠

吳彥山

羅漢山

水桑窠

銅場

師儒園

靈滋

苑馬園

高畚

大窠頭

小山

右四十六所廣袤三十餘里自官平而上為內園官坑而下為外園方春靈茅敷拆之光民焙十余日如九窠十二



龍游窠小苦竹張坑西際又為禁園之先也

開焙

驚蟄節万物始萌每歲常以前三日開焙遇閏則次及之其氣候少遲故也

采茶

采茶之法須是侵晨不可見日侵晨則夜露未晞茶芽肥閏見日則為陽氣所薄使芽之膏腴內耗至受水而不鮮明故每日常以五更撾鼓集群夫於鳳凰山山有打鼓亭監采官人給一牌入山至辰刻則復鳴鑼以聚之其恐餘時貪多務得也大抵采茶亦須習熟募夫之際又擇土着及諳曉之人非特識茶發早晚所在而於采摘各知其指要蓋以指而不以甲則多濕而易損以甲而不以指則遠斷而不柔從旧說也故采夫欲其習熟故為是耳采夫日役二百二十五人



揀茶

茶有小茅有中茅有紫茅有白合有烏蒂此不可不辨小  
茅者其小如鷹爪初造龍團勝雪白茶其以茅先次蒸熟  
置之水盆中則取其精莢僅如針小謂之水茅是小茅中  
之最精者也十茅古謂之一槍二旗是也紫茅葉之紫者  
是也白合乃小茅有兩葉把而生者是也烏蒂茶之蒂頭  
烏是也凡茶以水茅為上小茅次之中茅又次之紫茅白  
合烏蒂皆在所不取使其擇焉而精即茅之色味无不美  
万一雜之以所不取則首面不均色濁而未重也

蒸茶

茶茅再四洗滌取令潔淨然後入甑俟湯沸蒸之然蒸有  
過熟之患有不熟之患過熟則色黃而味淡不熟則色青  
易沉而有草木之氣唯在得中為之當也

榨茶



茶既熟謂之茶黃須淋洗數過欲其冷也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以出其膏冰芽則以小榨壓之以其茶芽嫩故也先是包以布帛夾以竹皮然後入大榨壓之冰其  
中夜取出揉勻後如前入榨謂之翻榨徹曉奮擊又至於乾淨而後已蓋建茶味而力厚非江茶又比江茶畏沉其膏建茶唯恐其膏之不盡膏不盡則已味重濁矣

### 研茶

研茶之具以柯為杵以瓦為盆、團酌水亦皆有數上而勝雪白茶以十六水下而揀芽之水六小龍鳳四大龍鳳二其餘皆一十二馬自十二水而上日研一團自六水而下日研三團至七團每水研之必至於水乾茶熟而後已水不乾則茶不熟茶不熟則首面不勻煎試易沉故研夫尤貴於強手力者也嘗天下之理未有不相須而成者有此苑之芽而後有龍井之水其深不以丈尺清而且其晝



夜酌之而不竭凡茶自北苑出者皆資焉亦猶錦之於蜀江膠之於阿井詎不信然

### 造茶

造茶舊分四局匠者起好勝之心彼此相誇不能無弊遂併而為二焉故茶堂有東局西局之名茶鑄有東作西作之號凡茶之初出研盆熅之欲其勻操之欲其膩然後入圈製鑄隨筴遇黃有方鑄有花鑄有大龍有小龍品色不同其名不異隨網繫之於貢茶云

### 遇黃

茶之遇黃初入烈火焙之次過沸湯熅之凡如是者三而復宿一火至翌日遂過煙焙焉然烟焙之火不款烈烈則面炮而色黑又不欲多多則香盡而味焦但取其溫而已凡溫火之數多寡皆視其鑄之厚薄鑄之厚者有十火至於十五火鑄之薄者有八九火至於十火火數既足然後



過湯上出色出色之後當置之密室急以扇扇之則色澤自然光瑩矣

細次

細色第一網

龍焙貢新

冰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三十銖

創添二十銖

細色第二網

龍焙試新

冰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五十銖

細色第三網

龍團勝雪

冰芽

十六水

十二宿火

正貢二十銖

續添二十銖

創添六十銖



白茶

冰茅 十六水

七宿火

正貢三十鎊

續添五十鎊

創添八十鎊

御苑玉茅

冰茅十二水

八宿火

正貢一百斤

萬壽龍茅

小茅 十二水

八宿火

正貢一百斤

上林第一

小茅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一百鎊

乙夜清供

小茅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一百鎊

承平雅玩

小茅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二百鎊

龍鳳芙蓉



小茅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一百鏹

玉除清賞

小茅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一百鏹

啓沃承恩

小茅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一百鏹

雲英

小茅

十二水

七宿火

正貢一百片

雲葉

小茅

十二水

七宿火

正貢一百片

蜀茅

小茅

十二水

七宿火

正貢一百片

金錢

小茅

十二水

七宿

正貢一百片

玉葉



小茅

十二水

七宿火

正貢一百片

寸金

小茅

十二水

七宿火

正貢一百鏹

細色第四網

龍團勝雪

小茅

十二水

九宿火

正貢一百五十鏹

無比壽茅

小茅

十二水

十五宿火

正貢五十鏹

創添五十鏹

萬春銀葉

小茅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四十片

創添六十鏹

宜年寶玉

小茅

十二水

十二宿火

正貢四十片



創添六十鏹

玉清慶雲

小茅 十二水

九宿火

正貢四十片

創添六十片

無疆壽龍

小茅 十二水

十五宿火

正貢四十片

玉葉長春

小茅 十二水

七宿火

正貢四十片

瑞龍翔雲

小茅 十二水

九宿火

正貢一百片

長壽玉圭

小茅 十二水

九宿火

正貢二百片

興國岩鏹

中茅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二百七十鏹



香口焙銚

中茅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五百銚

上品揀茅

小茅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一百片

新收揀茅

中茅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六百片

細色第五綱

太平嘉瑞

小茅

十二水

九宿火

正貢三百片

龍苑報春

小茅

十二水

九宿火

正貢六十片

創添六十片

南山應瑞

小茅

十二水

十五宿火

正貢六十片



創添六十鏤

興國岩小龍

中茅

十二水

十五宿火

正貢七百五十片

興國岩小鳳

中茅

十二水

十五宿火

正貢五十片

先春二色

太平嘉瑞

小茅

十二水

九宿火

正貢二百片

長壽玉圭

小茅

十二水

九宿火

正貢二百片

續入額四色

御苑玉茅

小茅

十二水

八宿火

正貢一百片

萬壽龍茅



無比壽茅  
小茅  
十二水  
八宿火  
正貢一百片

瑞雲翔龍  
小茅  
十二水  
十五宿火  
正貢一百片

麓色第一網  
小茅  
十二水  
九宿火  
正貢一百片

正貢

不入腦子上品揀茅小龍一千二百片

六水  
十宿火

入腦子小龍七百片  
四水  
十五宿火

增添不入腦子上品揀茅小龍一千二百片

入腦子小龍七百片

建寧府附發小龍茶八百四十片

麓色第二網



正貢

不入腦子上品揀茅小龍六百四十片

入腦子小龍六百七十二片

入腦子小鳳一千三百四十片 四水 十五宿火

入腦子大龍七百二十片

二水 十五宿火

入腦子大鳳七百二十片

二水 十五宿火

增添

不入腦子上品揀茅小龍一千二百片

入腦子小龍七百片

連寧府附發小鳳茶一千三百片

籠色第三綱

正貢

不入腦子上品揀茅小龍六百四十片

入腦子小龍六百四十片



入腦子小鳳六百七十二斤

入腦子大龍一千八百斤

入腦子大鳳一千八百斤

增添

不入腦子上品揀茅小龍一千三百斤

入腦子小龍七百斤

建寧府附發大龍茶四百斤 大鳳茶四百斤

簾色第四綱

正貢

不入腦子上品揀茅小龍六百斤

入腦子小龍三百三十六斤

入腦子小鳳三百三十六斤

入腦子大龍一千二百四十斤

入腦子大鳳一千二百四十斤



建寧府附發大龍茶四百片  
大鳳茶四百片  
籠色第五綱

正貢

入腦子大龍一千三百六十八片

入腦子大鳳一千三百六十八片

京銚改造大龍一千六百片

建寧府前發大龍茶八百片

籠色第六綱

正貢

入腦子大龍一千三百六十片

入腦子大鳳一千三百六十片

京銚改造大龍一千六百片

籠色第七綱

正貢



入腦子大龍二千二百四十片

入腦子大鳳二千二百四十片

京銚改造大龍一千三百五十二片

建寧府附發京銚改造四百八十片

大龍茶二百四十片  
大鳳茶二百四十片

細色五網

貢新為最上後開焙十日入貢龍團為最精而建人有直  
四萬錢之語夫茶之入貢團以茗葉納以黃斗盛以化護  
以重篚花箱內外又有黃羅幕之可謂十襲之珍矣

簾色七網

揀芽以四十餅為角小龍鳳以二十餅為角大龍鳳以八  
餅為角團以箬葉束以紅綾包以紅紙絨以白綾惟揀芽  
俱以黃馬

開入番



草木至夏益盛故欲遵長生之氣以滲雨露之澤每歲六月與工植其本培其土去滋蔓之草道翁鬱之木悉用除之者正所以導生長之氣而滲雨露之澤也此之謂開入番唯桐木則留焉桐木之性與茶相宜而又茶至冬則畏寒桐木望秋而先落茶至夏而畏日桐木至日而漸茂理亦然也

外培

石門乳

右三培常後北苑香口五七日與工每日採茶蒸榨以其遇黃悉送北苑併造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嘗謂首地而倒生所以供人之求者其類不一穀粟之於  
飢絲枲之於寒雖庸人孺子皆知常須而日用不以歲時  
之舒迫而可以興廢也至若茶之為物擅甌閩之秀氣鍾  
山川之靈稟桂襟滌滯致清道和則非庸人孺子之可得  
而知矣冲澹簡潔韻高致靜則非遑遽之時而好尚矣本  
朝之興歲修建溪之貢龍團鳳餅名冠天下而整源之品  
赤自此盛延及于今百廢俱舉海內晏然垂拱密勿俱致  
無為縉紳之士韋布之流沐浴膏澤熏陶德化咸以雅尚  
相從事茗飲故近歲以來采擇之精製作之工品第之勝  
烹點之妙莫不咸造其極且物之興廢固自有然亦係乎  
時之汗隆時或遑遽人懷勞悴則向所謂常須而日用猶  
且汲：營求惟恐不獲飲茶何暇議哉世既累洽人性物  
熙則常須而日用者因之厭飫狼籍而天下之士勵志清



白競為閒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銛金啜英咀華較篋笥  
之精爭鑿裁之妙雖否士於此時不可蓄茶為羞可請盛  
世之清尚也嗚呼治至之世豈惟人得以盡其材而草木  
之靈者亦得以盡其用矣偶因暇日研究精微所得之妙  
人有不自知為利害者叙本末列于二十篇号曰茶論

地產

植產之地產必陽園必陰蓋茶之性寒其葉柳以瘠其味  
疎以薄必資陽和以發之土之性敷其葉疏以暴其味強  
以肆又資木以節之今國家皆植木以資茶之陰陰陽相  
濟則茶之滋長得其宜

天時

茶工作於驚蟄尤得以天時為急輕寒英華漸長條達而  
不迫茶之從容致力故其色味兩全若或時賜鬱燠芽甲奮  
暴促土暴力隨槁剝刻所迫有蒸而未及壓一而未及



研之而未及製茶黃留漬其色味所失已半故焙人得茶  
天為慶

采擇

擷茶以黎明見日則止用瓜斷茅不以指揉慮氣汗薰漬  
茶不鮮潔故茶工多以新汲水自隨得茅則投諸水凡茅  
如雀舌穀粒者為闔品一鎗二旗為次也餘斯為下茶之  
始茅萌則有白合既擷則有烏帶曰合不去害茶味烏帶  
不去害茶色

蒸壓

茶之美惡尤係於蒸茅壓黃之得失蒸太生則茅滑故色  
清而味烈過熟則茅爛故茶色赤而不膠壓久則氣竭味  
漓不及則色暗味澁蒸茅欲及熟而香壓黃欲膏尽至止  
如此則製造之功十已得七八矣

製造



滌茅惟潔濯器惟淨蒸壓惟其宜研膏惟熟焙火惟良飲  
而有砂者滌濯之不精也又理燥赤者焙火之過熟也夫  
造茶先度日之短長均工力之衆寡命會采擇之多少使  
一日造成恐茶暮過宿則害色味

鑒辨

茶之範圍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膚感以文膏  
稠者其理斂以實即日成者其色則青紫越宿製造者其  
色則慘黑有肥凝如赤蠟者未雖白受湯則黃有縝密如  
蒼玉者未雖灰受湯愈白有光華外暴而中暗者有明白  
內備而表質者其首面之黑同雖際論要之色莖微而不  
駁縝繹而不浮舉之則然研之則鏗然可驗其為精品也  
有得於言意之表者可以心解此又有貪利之民購求外  
焙已采之茅假以製造研碎已成之餅易以範模雖名氏  
采製似之其膚理色澤何所逃於偽哉



白茶

白茶自為一種與常茶不同其條數聞其葉瑩薄崖林之間偶然生出雖非人力所可致正焙之有者不過四五家不過一二株所造止於二三銖而已芽莢不多尤難蒸焙湯火一失則已變而為常品須製造精微過度得宜則表裏昭徹如玉之在璞它無為倫也淺焙亦有之但品格不及

羅碾

碾以銀為上熟鉄次之生鉄者非淘煉槌磨所成間有黑屑藏於隙穴害茶之色尤甚凡碾為製槽欲深而峻輸欲銳而薄槽深而峻則底有準而茶常聚輪銳而薄則運邊中而槽不戛羅欲細而面緊則縮不沉而常透碾必力而遠不欲久怒鉄之害色羅必輕而手不厭數度已細者不耗惟再羅則入湯輕泛粥面光凝盡茶之色



盞

盞色貴青黑玉光毫條達者為上取其煥發茶采色也底必差深而微寬底深則茶宜立制易取湯乳寬則運筴旋徹不礙擊拂然須度茶之多少用盞之大小盞高茶少則掩蔽茶色茶多盞小則受湯不尽盞惟熱則茶發立耐久

筴

茶筴以筋竹老者為之身欲厚重筴欲踈勁本欲壯而未必恥當如劍脊之狀蓋身厚重則操之有力而易於運用筴踈勁如劍脊則擊拂雖過而浮沫不生

餅

餅宜金銀小大之制惟所裁製注湯利害獨餅之口嘴而已嘴之口差大而宛直則注湯力緊而不散嘴之末欲圓小而峻削則用湯有節而不滴瀝蓋湯力緊則發速有節不滴瀝則茶面不破



杓

杓之大小當心可度一盞茶為量過一盞則必歸其有餘不及則必取其不足傾杓煩數茶必冰矣

水

水以輕清其潔為美輕其乃水之自然獨為難得古人第  
水雖曰中冷惠山為上然人相去之遠近似不常得但當  
取前山之清潔者其次則井水之常汲者為可用若江河  
之水則魚鰲之腥泥濘之汗雖輕其無取凡用湯以魚目  
蟹眼連繹送躍為度過老則以少新水投之就火頃刻而  
後用

點

點茶不一而調膏繼刻以湯注之手重輕無粟文蟹眼者  
謂之靜面點蓋擊拂無力茶不發立水乳末浹又復注湯  
色澤不盡英筆淪散茶無立作矣有隨湯擊拂手筴俱重



立之泛也謂之一發點蓋用湯已故指腕不圓粥面未凝  
茶力已盡雲霧雖泛水脚易生妙於此者量茶受湯調如  
融膠環注盞畔勿使侵茶勢不欲猛先須攪動茶膏漸加  
擊拂手輕筦重指遠腕簇上下透徹如醇蘖之起麴疎星  
皎月燦然而生則茶面根本立矣第二湯自茶面之周河  
一線急注急止茶面面不動擊拂既力色澤漸開珠璣磊  
落三湯多寡如前擊拂漸貴輕勻周環旋轉表裏洞徹粟  
文蟹眼泛結雜起茶之色十已得其六七四湯尚畚筦欲  
轉稍寬而勿速其真精華彩既已煥然輕雲漸生五湯乃  
可少縱筦欲輕勻而透達如發立未盡則繫以作之發立  
各過則拂以飲之然後靄結凝雪香色盡矣六湯以觀立  
作乳點勃然則以筦著緩拂動而已七湯以分輕清重濁  
相稀稠得中可飲則止乳霧洶湧溢盞而起周回凝而不  
動謂之咬盞宜均其輕清浮合者飲之祠君錄曰茗有醇



飲之宜人雖多不為過也

味

夫茶以味為上其香重滑為味之全惟北苑壑源之品蒸之其味醇而乏風膏者壓大蒸過也茶槍乃條之始萌者木性酸槍過長則初其重而終微鏤澀茶旗乃葉之方敷者葉味苦旗過老則初雖留舌而飲徹反其矣此則芽勝有之若夫卓絕之品真香靈味自然不同

香

茶有真茶非龍麝可擬要須蒸及熟而壓之及乾而研細而造則知美其足入盞則馨香四達秋爽洒然或蒸氣如桃仁夾雜則其氣酸烈而惡

色

點茶之色以純白為上真青白為次灰白次之黃白又次之天時得於上人力盡於下茶必純白天時暴暄芽萌往



長禾造留積雖白而黃矣青白者蒸壓微生灰白者蒸壓過熟壓骨不尽則色青暗焙火大烈則色昏赤

### 藏焙

焙數則首面乾面香減失焙則雜色剝而味散要當新芽初生即焙以去水陸風溫之氣焙用熟火置爐中以靜灰擁合七分露火三分亦以輕灰摻覆良久即置焙土上以逼散焙中潤氣然後列茶於其中盡展角焙之未可蒙蔽候火通徹覆之火之多少以焙之大小增減採手爐中火氣雖熱而不至通人手者為良時以手按茶體雖甚熱而無欲其火力通徹茶休耳或曰焙火如人體溫但能搽皮膚而已內之餘潤木尽則復蒸竭大焙畢即用久竹漆器中緘藏之陰潤勿開如此終年再焙色常如新

### 品名

名茶各以聖產之地如葉耕之平園台星岩葉剝之高峯



青鳳髓葉思純之大嵐葉與之肩山葉五崇林之羅漢山  
水桑葉茅堅之碎石窠石白窠窠一作窠葉瓊葉揮之秀皮林  
葉師復師既之虎岩葉春之無雙岩茅葉懋之老窠園名  
擅其間未嘗混淆不可槩牽其後爭相鬻互為剽竊參錯  
無據不知茶之美惡者在於製造之功拙而已豈崗地之  
虛名所能增減哉焙人之茶固有前優而後劣者昔負而  
今勝者是亦園地之不常也

外焙

世稱外焙之茶鑿小而色馭體耗而味澹方之正焙照然  
可別近之好事者篋筭之中徃半之蓄外焙之品蓋外  
焙之家久而益工製之妙咸取則於整源似像規模摹主  
為正殊不知體啻雖等而篋風骨色澤雖潤而無藏蓄體  
雖實而膚理乏縝密之文味雖重而澁滯之馨香之美何  
何逃乎外焙哉雖然有外焙者有淺焙者蓋淺焙之茶去



壑源為未遠製之雖工則色亦瑩白擊拂有度則體亦立  
湯雖其重香滑之味不遠於正焙耳至于外焙則迫然可  
辨其有甚者又至于采柿葉搗攬之萌相雜而造味雖與  
茶相類點時隱々如輕絮泛然茶面粟文不生乃其驗也  
桑苧翁曰雜以卉莽飲之成病可不細鑒而熟辨之



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灶中霤也所以察何人之所處  
出入所飲食故為神而祭之何以如五祀謂門戶井灶中  
霤也月令曰其祀戶又曰其事中霤其祀門其祀井獨大  
夫已上得祭之何士者位卑祿薄但祭其先祖耳禮曰天  
且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祖曲禮曰  
天地四時山川五祀歲遍諸侯方祀山川五祀歲遍卿大  
夫祭五祀士祭其先非所當祭而祭之名曰淫祀無福  
祭五祀所以歲一遍何煩五行也敬春即祭戶者人所出  
入春亦為萬物始觴戶而出也夏祭灶灶者火之主人所  
以自養也夏亦火主長養萬物秋祭門門者以閉歲自固  
也秋亦為物成熟內備自守也冬祭井者水之主歲旺在  
地中冬亦水旺萬物伏藏六月祭中霤者象土在中央  
也六月亦土旺也故月令春言其祀乎祭先脾夏言其祀



灶祭先肺秋言其祀門祭先肝冬言其祀井祭先腎中央  
言其祀中霽祭先心春祀戶祭所以時先脾者何脾者摩  
吾心使明白無以私意亂公道如揭明鏡于中庭凡物至  
前長短小大妍醜肥瘠一匕自見鏡何心哉使物至則應  
不必求以應物



質龜論 一卷

夫龜者水產而形小故八百年乃大如錢夏則游於香荷  
冬則藏於藕節為人所驚則隨波流蕩在於荷可審而察  
之有黑氣如煙煤起於荷心其狀甚分明遊人往見之  
此謂之悉氣也故非有太清法者則莫能取之矣或見其  
氣象輒莫驚動其荷當潛倉水及油膏喫之則其龜弗能  
遁形矣虞澤產水術云油膏可以見水挨靈物若獲之可  
以其色占於未萌凡卜當以心指其龜若卜其生事龜之  
甲文乃變為桃花之色其紅可愛若卜其死事甲文乃變  
為黧黹縮之色其污可惡若卜其善事是龜也蹠跚跳躍  
而弗能止矣若卜其惡事則泊然不復變其色伏息竟曰  
而復其論曰夫甲黃足赤眼白尾青腹黑者蓋稟受乎五  
行之粹也然而性畏刀鉄之器聞其声則不能動矣其輪  
本在鴻毛溪之南九岩室之前石可半畝許大其色狀如



黃羅故謂之黃羅石覆其岩之上刻以金玉皆周書小篆  
體故鍾山泰岳主室冥之所秘錄也李淳風采藥於鍾山  
鴻毛溪紫菰石室中遇岳主誥之遂潔誠精心仰祝默記  
錄進唐太宗皇帝故世得聞焉



玉

玉出西城于闐國有五色到刀割不動溫潤而澤摸之靈  
 泉應手而生凡看器物白色為上黃色碧色者亦貴更碾  
 琢奇巧敦厚者尤佳有瑕玷敲動夾石及色不正欠溫潤  
 者價低音敲 謂有鵲皮細起也  
 白玉其色如酥者最貴但冷色即飯湯色油色及有雪花  
 者皆次之

黃玉如栗者為貴謂之甘黃玉焦者次之  
 碧玉其色青如藍駮者為貴或有細黑星者色淡者次之  
 黑玉其色黑如漆又謂之黑玉價低西蜀亦有  
 赤玉其色紅如雞冠者好人間少見  
 綠玉深濃色者為佳色淡者次之  
 其青玉其色淡青而帶黃



菜玉非青非綠色如菜葉玉之最低者

古玉器物白玉為上有紅如血謂之血古又謂之屍古最佳青玉為上有黑滌古有渠古有甄古者價低嘗見菜玉眩環上儼然黃土一重並洗不去此土古也

沙子玉

此玉罕得比之白玉此玉粉紅潤澤多作力靶環子之類少有奢

罐子玉

雪白罐子玉係北才用藥於罐子內燒成者若無氣眼者與真玉相似但比真玉則微有蠅腳久遠不潤且脆甚

瑪瑙

瑪瑙多出北方南番西番亦有非石非玉堅而且脆快刀刮不動凡有看碗盞器皿要樣範好碾得薄不夾石者為佳其中有人物鳥獸形者最貴



水晶

古云千年冰化為水晶其性堅而脆刀刮不動色白如水  
清明而瑩無纖毫瑕玷擊痕者為佳倭水晶第一南水晶  
白比水晶黑信州水晶濁

硝子

假水晶用藥燒成者色暗青有氣眼或有黃青色者亦有  
白者但不潔白明瑩

玻璃

出南番有酒色紫色白色者與水晶相似

犀角

出南番西番雲南亦有成株肥大花兒者好及正透者價  
高成株瘦小分兩輕花兒者不好但可入藥用

瓷犀

其色與花斑皆類水犀而無粟紋其理紋似竹故謂之瓷



犀比犀非也不可奇

珊瑚

生大海山陽處水底海人以鐵網取之其色如銀殊鮮紅樹身高大枝柯多者為勝但有髓眼及淡紅者價輕

琥珀

出南番西番乃松木之精液多年化為琥珀其色黃而明瑩潤澤其色若松香色紅而且黃者謂之明珀有香者謂之香珀黃色者謂之蠟珀紅者謂之血珀

蠟子

出南番西番性堅有紅蠟紫蠟亦酒色者俱明瑩有大如指面者亦有小者儘大儘貴古云蠟童一錢價直十萬可相嵌釧鐲碗盞戒指用

猫精

出南番性堅黃如酒色晴活者中間一道白橫搭轉側分



明與猫兒眼精一般者為好若精散及死而不活者或青  
黑色者皆不為奇

### 馬價珠

青珠兒出西番諸國色青如翠道者地有指面大者轉身  
青者多做骨索用兒亦有當三折二錢大者顏色好者直  
價如馬故謂之馬價珠

### 碧靛子

碧石出南番西番青綠色好者頗與馬價珠相類有黑綠  
色者低皆不甚直錢又比靛子宜相嵌用

### 石榴子

出南番瑪瑙顏色紅而明瑩如石榴相似故名石榴子宜  
相嵌用

### 鋪絨綠

此石顏色純綠明瑩如鋪絨綠相似宜相嵌綠環等用不



堪值錢

金星石

出金坑色青如澱無金星不夾石好者金星蠟色者不中

南珠

出南海蚪中南番者好廣東者次之要身分圓及色白而精光者價高

北珠

出北海亦輪大小分兩定價看身分圓轉身青色披肩結頂者價高

砵磔

形似蝟蚌極厚大色白有紋理不甚直錢

玳瑁

出南番大海中白多黑少者價高黑班多者不為奇有多班者用龜筒夾玳瑁黑點兒者為帶宜細驗之



龜筒

出南番大海中其色以玳瑁而無斑

鶴頂

出南番大海中有魚頂中鮐紅如血故名鶴魚今用龜同夾鶴魚鮐為梳故名鶴頂梳

象牙

出南番西番及廣西交趾南番者長大廣西交趾者短小新鋸開有粉紅色者佳

江猪牙

出南番如棗色紋理麤細與象牙相似世傳是多年龍牙多作刀靶扇柄假者以白象牙用藥煑成

花羊角

多出北地黑色白花者高白身黑花者低作刀靶染油不滑凡刀靶瀉鵝水為最羊花角次之



龍涎

出大食國無香有脉色白者如百藥煎而膩理黑者亞之如五灵脂而光澤能發衆者故用以合香

金剛鑽

出西蕃深山之高頂人不可到乃鷹隼打食在上同肉喫於腹中却於野地鷹糞中獲得看大小定價如辯真偽於炭火中燒紅入醞醋中浸之假者疎而易碎真者仍硬而可用如失去和灰土掃在乳鉢中搗之響者是也

鬼功石

嘗有戒指嵌瑪瑙一塊面上碾成十二支生肖其紋細如髮似非人功故謂之鬼功石又曰鬼國石

鬼功毬

嘗有象牙圓毬兒一箇中直通一竅內車貳重皆可轉動故謂之鬼毬或云米內院作者



天生聖像

嘗有降真香節內及木節中生成真武像有石中及碎中生成觀音像此乃天地造化瑞氣凝結而成真世之奇寶也

鸚鵡杯

即海螺出廣南土人雕磨類鸚鵡或用銀相足作酒杯故謂之鸚鵡杯。鸕鷀杓亦海螺為之俱不甚直錢。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ruling lines.



說郛卷第

護法論一卷

宋張商英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以仁義忠信為道耶則孔子固  
有仁義忠信矣以長生久視為道耶則曰夕死可矣是果  
所求何道哉豈非大覓慈尊識心見性無上菩提之道也  
不然則列子何以謂孔子曰丘聞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  
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乎民無能名焉列子  
學孔子者也而遽述此說信不誣矣孔子聖人也尚尊其  
道而今之學孔子者未讀百十卷之書先以排拂為急務  
者何也豈獨孔子尊其道哉至於上下神祇無不崇奉矧  
茲凡夫輒恣毀斥自昧已灵可不哀歟韓愈曰夫為史者  
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蓋為史者  
採摭人之實迹尚有刑禍况無故輕蕩以毀大聖人哉且  
茲人也無量劫來沉淪濁趣乘少善力而得此身壽矣特



未定也。縱及耳順從心之年，亦暫寄人間耳。以善根微劣，不能親炙，究竟其道，須臾老之將至，為虛生浪死之人，自可悲痛。何暇更從無門業識，造端昌始，誘引後世，闡提之黨，皆覓合塵，同入惡道，罪萃厥身，可不慎哉！且佛何於於世，但以慈悲廣大，願力深重，哀見一切衆生，徃來六道，受種種苦，無有已時，故從兜率天宮示現，淨梵國王之家，為第太子，道德文武，端嚴殊特，古聖人中之所未有。於弱冠之年，棄金輪寶位，出家修道，成上等正覺，為天人師，隨機演說三乘五教。末後以正法眼，截涅槃盤妙心，呪付摩訶迦攝，為教外別宗，更相傳授，接上根智。故我本朝太宗皇帝之序，金剛般若也。則曰：歎不修之業，海傷執遇之迷途。非下士之所為，豈淺識之能究。大哉聖人之言，深可信服。一從物法東播之後，大藏教乘元處，不有故。余嘗謂欲其排教，則當盡讀其書，深求其理，撫其不合。吾儒者與李佛之



徒質疑辯惑而後排之可也今其不通其理而妄排之是則斥鷃笑鷓鴣朝菌輕松栢耳歐陽修曰佛者善施無驗不實之事蓋未之思耳嘗思人之造妄者豈其心哉誠以調急饑寒苟免患難而已佛者捨其至貴極富為道妄身非飢寒之急無患難可免其施也何所啻哉若以造妄垂裕其徒凡夫尚知我躬不寧遑卹我後而佛豈不知耶方今世人有稍挾欺治者又為衆人所弃况有識之賢者乎若使佛有纖毫妄心則女能卑其佛教綿亘千古周匝十方天龍神鬼無不傾心蔭善羅漢更相拱戢據此論之有詐妄心者求信於卑凡下遇尚不可得况能攝伏於其神通之聖人哉經云物未無妄語有信哉斯言明如皎日孟子曰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余則曰誦佛之言行佛之行是佛而已矣何憚乎哉佛祖修行入道竦徑其捷如此而人反以為難深可憫悼撮其樞要械定慧而已



若能通慧圓明則達佛知見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好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又云以是入大乘位矣何難之有哉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率之其是之謂乎韓愈與大顛論議徃復數千言卒為大顛一問曰公自揣量季問識能如音之佛面澄乎能如姚秦之羅什乎能如肅梁之寶誌乎愈曰吾於斯人則不如矣大顛曰公不如彼明矣而彼之所從事者子以為非何也愈不能加荅其天下也公言乎佛豈妨人世務哉金剛般若云是故如來說一切法是佛法維摩經偈曰經書呪禁術工巧諸伎藝盡現行此事饒益諸群生法華經云資生業等皆順正法傳士龐道無豈妄子哉若也身處塵勞心常清淨則能便轉識為智猶如握土成金一切煩惱皆是菩提一切世法無非物法若能如是則為在家菩薩了事凡夫矣豈不偉哉毘陽脩曰佛為中國大患何言之甚歟豈不尔思凡有害於人者



奚不為人所厭而遭天誅哉安能深根固蒂於天下也桀  
紂為中國天子害迹一彰而天下後世共怨之况佛遠方  
上古之人也但載空言傳於此土天人向化若偃風之草  
苟非大善大慧大利益大因緣以感格人天之心者疇克  
尔耶一切重罪皆可懺悔唯謗佛法罪不可懺悔誠哉是  
言也謗佛法則是自昧其心耳其心自昧則猶破瓦不復  
完寒灰不熏木矣可懺悔哉佛言唯有流通佛法是報佛  
恩今之浮蓋雖千百中無一能彷彿古人者豈佛法之罪  
也其人之罪也雖然如此是礼非玉帛而不表樂非鍾鼓  
而不傳非藉其徒以守其法則佛法殆將泯絕而無矣續  
佛壽命何賴焉濫其形服者誅之自有鬼神矣警之自有  
果報矣威之自有刑憲矣律之自有規矩矣吾輩何預焉  
然則是言也余至於此卒存二說蘇子瞻嘗謂予曰釋氏  
之徒諸佛教法所繫不可以世俗待之或有事至庭下則



吾徒當付厲流通為念與之潤畧可也又魯逢原作郈時  
釋氏有訟者閱實其罪及罰無赦或有勉之者則曰佛法  
委在國王大臣若不罰一戒百則惡者滋多當今之世欲  
整齊之捨我輩其誰手余考二公之言則逢原所得多矣  
其有不善者誠可惡也豈不念皇恩度牒不與征役者人  
主之惠哉豈不念古語有云一子出家九族生天哉不念  
辭親弃俗當為何事哉豈不念光陰易往而道業難成哉  
豈不念道眼未明而四思難報哉豈不念行業不修而濫  
膺恭敬哉豈不念道非我修而誰修哉豈不念正法將墜  
而魔法增熾哉蓋者無着遇文殊而已有九聖同居龍蛇  
混雜之說况今去聖逾遠求其純一也不亦難乎然念大  
法所寄譬猶披沙揀金哀玉攻石縱於十斛之得粒金一  
山之石得寸玉尚可以為世寶珍也非時季佛之徒為然  
孔子之時已分君子儒小人儒矣况茲後世服儒服者豈



皆孔孟顏閔者哉。雖曰學者求為君子，安能保其皆為君子也。歷觀自古巨盜姦臣，強叛猾逆，率多高才博學之士，豈無先王聖教之罪歟？豈經史之不善歟？由此喻之，末法象教之僧，敗群不律者，世所未免也。韓愈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自皇帝已下文武已上，舉皆不下百歲後，世事佛謹，弁代尤促陋哉。愈之自欺也，愈豈不聞孟子曰：舜生於諸馮，迄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舜於文王皆聖人也，為法於天下，後世安可夷其人，廢其法乎？况佛法以淨梵國王為尚，瞻部州之中而非夷也。若以上古未嘗有而不可行，蚩尤瞽叟生於上古，周公仲尼生於後世，豈可捨衰周之聖賢而取上古之凶頑哉？而又上古野處穴居，茹毛飲血，而上棟下宇，鑽燧改火之法，起於後世者，皆不足用也。若謂上古壽而後世事佛漸謹。



年代尤促者竊鈴掩耳之論也愈豈不知外丙貳年仲壬  
四年之事乎豈不知孔鯉顏淵冉伯牛之夭乎而又書無  
逸曰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九十年或八十年或五年  
年或三四年彼時此方未聞佛法之名自漢明佛法至此  
之後二祖大師百單七歲安國師百二十八歲趙州和尚  
七百二十甲子豈佛法之咎也又曰如彼言可憑則儒家  
於本無死滅此亦自蔽之甚也佛者大慈大悲大喜大捨  
自然無間寃親等觀如提婆達多種七侵害於佛而終憐  
之受記作佛而後世若求喜怒禍福以為靈則是邀祭祀  
之小七鬼神灵安得謂之大慈悲之父乎世間度量之人  
尚能遇物有容犯而不校况心包大虛量廓沙界之聖人  
哉信與不信何加損焉佛者如大醫王喜施法藥有疾者  
信而服之其疾必廖其不催者蓋自弃耳豈醫王之咎哉  
夏虫不可語冰霜井蛙不可語東海吾愈韓愈見之矣若



謂事佛促壽則毀佛者則當永壽後世之人排佛者固多  
矣士庶不足道也如唐武宗會昌五年八月下旬廢佛教  
至六年三月初統及半年而崩者此又何也如唐學白杜  
甫盧仝李翱之輩韓愈亦自知其不及矣然諸子亦未  
嘗排佛亦不失高多也衆人之情莫不好同而惡異是此  
而非彼且世之所悅者紛幸適意之事釋之所習者簡靜  
息心之法此其所以相違於世也諸有智者當究其理之  
所務道之所在又安可不原彼此之事非乎林下之人食  
息然燕所守規模皆佛祖法式古今依而行之率皆證聖  
成每見譏於世者不合流俗故也佛之為法甚公而至廣  
又豈上緇衣衫髮得私為哉故唐相裴公度序華嚴法界  
觀云世尊初成正覺嘆曰竒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  
德相但以妄想執看而不得證於是折法界徃說華嚴經  
佛之隨機接引故多開適權變不可執一求也歐陽永叔



曰無佛之世有詩書雅頌之聲其民家福如此永叔好同  
惡異之心是則是矣然不能通變遠慮何其益哉若必以  
結繩之政施之於今可乎殊不知天下之理物稀則黃若  
使世人舉皆為儒則孰不期榮孰不謀祿期謀者衆則爭  
競起爭競起則妬忌生妬忌生則衰賤勝衰賤勝則仇怨  
作仇怨作則擠陷多擠陷多則不肖之心無所不致矣不  
肖之心無所不致則儒亦不足為貴矣非特儒者為不足  
貴也士風如此則求天下之治也亦難美佛以其法付囑  
國王文臣不敢自專也欲使其後世之徒無威勢以自尊  
隆道德以為尊無爵祿以自活依教法以求活乞食於衆  
者使其折伏驕慢下心於一切衆生又維摩經云佛令迦  
葉前往問疾迦葉憶念惜於貧里而行乞食時維摩詰未  
謂我言唯迦葉有慈悲心而不能普捨豪富從貧乞也肇  
法師注云迦葉以貧人昔不植福故生貧里若今不積善



後復彌甚憫其長善故多就乞食又曰見未求者為善想  
師什法云本無施意因彼來求法我施心則為我師故為  
善想師也不畜妾子者使其事簡累輕道業易成也易其  
形服者使其遠離塵垢而時以自警也懼乎竊食其門者  
志願衰咎不能跂及古人良可嘆也且導民善州真盛乎  
教窮理盡性莫極乎道彼依教行道求至乎涅槃者以此  
報恩德以此居尊親不亦至乎故後世聖君為之建寺宇  
置田園不忘囑付也使其安心行道隨方設化名出四民  
之外身處六知之中其戒淨則福蔭人天其心真道則同  
佛祖原其所自之恩皆吾君之賜也苟能以祥律精修於  
天地無塊表率一切衆生小則迂善遠罪大則悟心證聖  
上助無為之化密資難報之恩則不忝為如來弟子矣苟  
違佛祖之戒濫膺素食之罪豈非無歸乎上世雖有文武  
之君以徇邪惡下臣之情銳意剪除既廢之後隨而又具



又霜風之肅物也亦暫時矣如冬後有春之發生欲盡殲  
草木者能使冬後無春則可矣苟知冬後有春則和苦自  
為其惡而彰彼為善也於已何益哉余嘗觀察其徒其間  
有辭貴捨富俊爽聰明者彼非不知富貴可樂春也可喜  
肥鮮之甘車服之美而其心於幽深問寂之處藜藿布  
僅免飢寒縱未能大達其道是又暫有所自得者歟議者  
深疾其徒不耕而食亦人知其一而莫知其他也豈不詳  
觀通都大邑不耕而食者十居八九以至山林江海之上  
草竊姦宄市纏邸店之下娼優廝役僻原邪徑之問欺公  
負販神祠廟宇之中師童巫祝者皆然也何獨至于守護  
誠心者而厭之哉今戶籍之民自犁鋤者其亦幾何釋氏  
有刀耕火種者栽植林木灌溉蔬菓者服田力穡者矣豈  
獨今也如古之地藏禪師每日耕田嘗語云諸方院禪浩  
上地爭如我這裡種田博飯喫百狀惟正禪師舍大眾開



田上大衆為老僧開田老僧為大衆說大法義大智禪師  
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為山問仰山曰子今夏作得箇什  
麼事仰山曰鋤得一片地種得一會粟為山曰子可謂不  
虛過時光斷際禪師每集文衆裁松植茶洞山聰禪師嘗  
手植金剛嶺松故今叢林清淨之風尚存焉釋氏雖衆而  
各正一身一粥一飲破補遮寒而其所貴亦寡矣且其既  
受國恩紹隆三宝而欲復使之為農可乎况其田園隨例  
常賦之外復有院額科徵官客往來種上供給歲之所出  
猶愈於編民之多也其餘公私何損之有餘嘗疾今官有  
觀農之虛名而扶仰農之實惠且世之利用苟有者不勸  
而人自髮矣今皆公營私者侵漁不已或奪其時作不急  
之務是仰之也何勸之有今遊惰者十常七八耕者十止  
二三耕者雖少若使常稔則菽粟亦如水火矣近歲或旱  
或澇无歲无之四方之稼秀而不實者歲嘗二三甚者過



半亦豈為耕者以而糧不足者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富  
苟无以致和氣而召豐年雖多助而奚以為哉歲之豐凶  
擊乎世數意其天理亦自有準量數歲穀價賤耕者愈少  
此灼然之理僧者佛祖所自出也有苦行者有密行者各  
人有三昧随分守常德致心於戒律念心在定慧能捨人  
之所難能行又之所不能行外富貴若浮雲視色如声如  
谷響求道則期大悟而後已惠物則念衆生而不忘今厭  
僧者其厭佛祖乎佛以持戒而當行孝不殺不盜不淫不  
妄不如葷飲酒以此自利心他則仁反含灵耳人豈見世  
父母哉盖念一切衆生無量劫來皆僧為已父母宗親故  
等之以慈而卒期解脫以此為者不亦優乎且聰明不能  
率業富貴豈免輪回銅山奚補於餒亡金穴靡聞於長守  
余恭高甲之第住至聖朝宰相其於世俗名利何慊乎哉  
而拳心繫念於此者為其有自得於無窮之樂也重念人



生幻化不啻浮漚之起病於茲五蘊完全之時而不聞道  
可不惜哉若世間更有妙道可以印吾自肯之心過真如涇  
槃者吾不豈能捨此而趨彼耶惡貧欲富畏死欲生飲食  
男女舊園貨植之事人皆知之君子不貴也所貴也者無  
上妙道也或謂余曰僧者毀形循世之人而子助之何其  
諺哉余曰余所存誠者佛祖遺風也豈恤乎他哉子豈  
不聞孟子言又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女孰謂耒髮  
而娶者又為孝哉賢人合世俗之間博奕飲酒好勇鬪狠  
以危父母者比之皆是也又安可相應形而不論心哉前  
輩有作無佛論者何自蔽之甚也今夫日月星辰雷庭風  
雨昭々然在人耳目豈無生長者乎名山大川神祇布况  
可謂無乎世間邪精魍魎小小鬼神循尚確然信其是有  
何獨至於佛而疑之曠人劫未修難行苦行成上等正竟  
為聖中至聖人天法王明淨法身滿克沙界而謂之無可



乎哉大集經云商王天子問佛在世之日所有供養世尊  
是受者而施者護福世尊滅後供養形像誰為受者佛言  
誦佛如來法身也若在世尊滅後所有供養其福無異華  
嚴經亦曰佛以法為身清淨如虛空雖然諸佛而名其道  
蓋善權方便接引之門耳若必謂之無則落空見外道則  
是昧自弃可悲也矣如雲門大師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  
殺與狗子吃者此大乘先覺之人解粘去縛遣疑破執而  
已豈初季者可躡等哉此可與智者道不可與愚者語其  
教之與也恢弘之則有具神通之聖人信向之則有大根  
器之賢哲以至天地鬼神之靈無不景慕豈徒然哉大抵  
所尚必從其類擬以又以其倫般若正知善提真見豈化  
庸之人所能睥睨哉故同安云三賢尚未明斯旨十聖那  
能達此宗緣竟辟支四果聲聞不與其例况其下者乎在  
聖則為大乘菩薩在天則為帝釋梵王在人則為帝王公



侯上根大器成功名遂者在僧俗者亦又宿有靈骨負逸  
群超世之量者方能透轍故古德云聞而不信尚結佛種  
之田孝而未成猶益人天之福惜乎愚者昧而不能孝慧  
者疑而不能至問有世之智辨聰慧者又為功公所誘竭  
日競辰焚膏縱容皇匕汲匕然法畧六經子史急目前之  
應對尚且不給何暇分音及此哉或有成名仕路者功名  
汨其慮富貴蕩其心及以此道為不急罔然置而不問不  
竟先陰有限老死忽至臨危湊函雖海奚進世有大道遠  
理之如此也而不窺其涯涘者恍於古聖賢多矣既不聞  
道則又流浪生死散入諸趣而昧者甚焉是誰之過歟嵩  
岳珪禪師云佛有三能三不能佛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  
不能滅定業佛能知群有性而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  
緣能度一切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謂三能三不能也  
今有心憤匕口排匕聞佛以寇讐見僧如蛇虺者吾末如



之何也已矣且佛尚不能化道無緣悟知被何哉議者皆謂梁武奉佛而亡國蓋不探佛理者未足與議也國祚之短長世道之治亂吾不知其然矣堯舜大聖而國止一身其禪位者以其子之不肖而後禪也其子之不肖豈天罪之歟自開闢至漢明帝以前佛法未至於此而國有遇難者何也唐張燕公所記梁朝四公者能知天地鬼神變化之事了如指掌而昭明天子亦聖人之徒也且聖者以治天下為緒餘耳豈無先覓之明而慎擇可行之事以告武帝哉蓋定業不可逃矣嗚呼定業之不可作也猶水火之不可入也其報之來若四時之不爽也知西土獅子事者二祖大師皆不免也又豈真獅子哉釋迦如來尚且不免金鎔馬黃之報况初學凡夫哉蓋修也者改往修來也且宿業已盡則將來之蓋善捨我哉今夫為女形者實劣於男矣遽欲奉佛而可亟變男子乎又將盡此報身而願力



有時於末世乎梁武壽高致拾不為不多以疾而卒不至  
大惡但捨身之謬以其先見禍兆筮得乾卦上尤之變取  
其貴而無位高而先民以此自卑欲圖弭災免禍者梁武  
小乘根器專信有為之果茲其所以不遇達磨之大法也  
過信泥跡執中無權者亦其定業使之然乎但聖人創法  
本為天下後世豈為人設也孔子者仁者壽而力稱回之  
為人而回且矢矣豈孔子之言無驗歟蓋非為一人而言  
也梁武之奉佛其類為之為仁乎侯景兵至集沙門念摩  
呵般若波羅密者過信泥跡而不能權宜適變也亦猶後  
漢向相會張角作亂胡尚便宜頗多譏刺左右不欲國家  
兵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則自當消滅又如後  
漢蓋勳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冠亂隴右以扶風  
宋臧為首患多寇叛謂勳曰涼州寡於季術故屢致叛暴  
今欲多寫孝經令家習之庶幾使今知義此亦用之者



不善也豈孝經之罪歟抑又安知梁武前定之業禍不止  
此由作善以損之故能便若是之壽也帝嘗以社稷存亡  
久近問於誌公公自指其咽示之蓋識侯景也公臨滅時  
武帝又復詢詰前事誌公曰貧僧塔壞陛下社稷隨壞公  
滅後奉勅造塔已畢武帝忽思曰木塔其能久乎遂命徹  
去民創以名塔貴圖塔利以應其讖折塔纔畢侯景兵已  
入矣至人豈不前知耶如安世高帛法祖之徒故未畢前  
世之對不遠千里而捉死地者以其定業不可逃也如晉  
郭璞亦自知其不免况識破虛幻視死如歸者乎豈有明  
知宿有所負而欲使之過拒苟免哉歐陽永叔跋萬回神  
跡禪記曰世傳道士寫老子云佛以神恠禍福恐動世人  
俾皆信同致僧徒得享豐饒而吾老子高談清淨遂使我  
魯寂寞此雖鄙語有足采也永叔之是其說也亦小有才  
而未達通古之大道者我不揣其本之如此也神恠禍福



之事何世克之但儒者之言文而畧耳又况真學佛者豈  
以溫飽為志哉本以求無上善提出世間之大法耳且道  
士是亦弃俗也若以出家求道則不以寂寞為怨若以菑  
舖啜為心則不求出離不念因乘世間万途何所不可哉  
或為胥徒或習醫卜百工技藝菑活負販皆可為也弃此  
取彼孰禦為唐太宗方四歲時有神人見之曰龍鳳之姿  
天日之表又能濟安民及其冠也果然建大功業亦果大  
有為之君也歐陽修但一書生耳其修唐書也以私意臆  
說妄行褒貶太宗為中方庸生而後世從而和之無敢議  
其非者嗚呼李者隨世高下而歐陽脩烏得專美於前誠  
可嘆也作史者固當其文且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為之  
實錄而脩之編史也唐之公卿好道者甚多其與禪衲遊  
有機緣事迹者率皆削之及其致仕也以六一居士而自  
稱何也以居士自稱則知有佛矣知有而排之則是好名



而欺心耳豈謂端人正士乎今之恣排佛以沽名者亦多矣如唐柳子厚移書韓退之不須力排二教而退之集無荅子厚書者豈非韓公知其言之當而默從之故不復與之辯論也近世王逢原作補書鄙哉逢原但一孤寒庸生耳何區區闡提之甚也退之豈不能作一書而待後人補也其不知量也如此蓋漢唐以來帝王公侯拳佛者不可勝計也豈害其為賢聖哉余嘗謂歐陽修曰道先王之言而作器訟者匹夫之見也今匿人之善偏求其短以攻刺之者器訟匹夫也公論天下後世之事者可如是乎甚哉歐陽修之自蔽也而欲蔽於人又欲蔽天下後世幸甚私臆之流言終必智者雖見笑於通今傳古之士而未免誘惑於譟進狂生耳如斯人也使之事君則佞其君絕佛種性斷佛慧命與人為皮則導其反戕賊其性奔競虛應終身不過為一聰明凡夫吳其如後世惡道何修乎脩乎



將謂世間更不別有至道妙理乎正如此緣飾小文章而已乎豈非莊生所謂河伯自多於水而不知復有海乎若也使其得志則使後世之人永不得聞曠劫難逢之教超然出世之法豈不衰哉岐人天之正路聒人天之正眼昧日果之真教澆定慧之淳風無甚於脩也余嘗觀歐陽之書天謀匕以憂煎老病自悲雖居富貴之地賦匕然若無容者觀其所由皆真情也其不通理性之明驗歟由是念之夫哉真如圓頓之道豈僻隘淺丈夫之竟界哉六道輪回三塗果報由息造實無別緣謂彼三塗六道而然者何自弃之甚也一失人身悔將何及三界萬法非有無因而妄招果者苟不願因果則是自欺其心則無所不至笑近世伊川程顥謂佛家所謂出世者除是不在世界上行為出世也士大夫不知淵源而論佛者類如此也殊不知色受想行識世間法也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出世開法也



學佛先覺之人能成就通達出世間法者謂之出世也稍  
類吾儒之及第者謂之登龍折桂也豈其真乘龍而折桂  
哉佛祖應世本為群生亦猶吾教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五  
百年又有王者與其間又有名世者豈以不在世界行為  
是乎超然自利而志世者豈大乘聖人之意哉雖然如是  
傷今不及見古也可為大息古之出世如青銅錢萬選萬  
中裁瓊瑤寸匕是玉折梅檀片匕是香今則魚目混珠薰  
猶共噐羊質虎皮者多矣遂致玉石俱焚古人一二十年  
無頃刻間弃去身心念匕相應如鷄伏卵尋師訪友心  
心相契印印相證琢磨陶冶淨淨無疑晦跡韜光陸沉於  
衆道香果熟諸聖推出為人天師一一口羊自擢古騰今  
萬里同風千車合轍今則習口耳之學毀敗如耒如彼獅  
子皮作野牛行說時似悟對鏡還迷所守如塵之匹夫畧  
無愧耻公行賄賂密用請托劫掠常住交結權勢佛法凋



喪大率緣此不為尔寒心乎余嘗愛本朝王文康公著大同論謂儒道釋之教從淺至深猶齊一變至於魯也一變至於道誠確論也余輒因是而詳之余謂群生失真迷性弃本逐末者病也三教之語以驅其惑者藥也儒者使之求為君子者治皮膚之疾也道書使之自損也又損者治血脉之疾也釋氏直指皮根不存枝業者治骨髓之疾也其無根本者膏肓之疾不可救者也儒者言性而佛者見性儒者勞心而佛者自卑儒者爭權而佛者隨緣儒者有為而佛者無為儒者分別而佛者平等儒者好惡而佛者圓融儒者望重而佛者念輕儒者求名而佛者求道儒者散觀而佛者觀照儒者治外而佛者治內儒者皆博而佛者簡易儒者求進而佛者休歇不言儒者之無功也亦靜躁之不同矣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猶是佛家全鎖之難也同安察云無心猶隔一重閤况着意以觀妙乎



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佛則雖見可欲心亦不亂故曰利衰毀譽稱譏苦樂為八風八風不動如來猶四風之吹湏弥也老子曰弱其志佛其立大願力老以玄牝為天地之根佛則曰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外無一法而立法尚應何況非佛以一抱一專氣知止不死不為而成絕聖弃智此則正事圓覺作正衽戒之四病也老子曰去彼取此釋則圓明大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老子曰吾有大患則吾有身文殊師利則以身為如來種肇法師解去凡夫沉淪諸趣為煩惱所蔽進無寂滅之歡退有生死之畏故能發跡塵勞標心無上植根生死而無正覺之華蓋幸得此身而當勇猛精進以成辯道果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花卑濕淤泥乃生此花是故煩惱泥中乃有衆生起佛法耳老曰視之不見名曰夷听之不聞名曰希釋則曰離色求觀非正見離声求听是邪聞老曰



豫兮若東涉川猶兮若畏四隣釋則曰隨流認得性無喜  
亦無憂老曰智惠出其大為佛則無碍清靜慧皆從神定  
生以大智慧到彼岸也老曰我獨若昏我獨若悶上楞嚴則  
曰明極為如來三袒則曰洞然明白大智則曰灵光洞耀  
迥脫根塵老曰道之為佛色惟恍惟惚窈兮明兮其中有  
精釋則務見諦名了自信自重老曰道法自然楞迦則曰  
前聖所知轉相傳授老曰物壯則老是謂非道佛則一念  
普觀無量劫死去無來亦無住以謂道無古今豈有壯老  
人之幻身亦老也豈謂少者是道老者非道乎老則堅欲  
去兵佛則以一切法皆是佛法老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  
味佛則云信吾言者猶如食蜜中邊皆甜老曰上士聞道  
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大若據宗  
門中則勤而行之正是下士為他以上士為下士兩易其  
語老曰塞其穴閉其門釋則屬造作以為者敗執者夫又



成落空老欲去智遇民復結繩而用之佛則以智波羅密  
變種生業識為方便智換名不換體也而謂老子無道也  
亦淺深之不同耳雖然三教之書各以其道善世化俗猶  
彛足之不可缺一也若依孔子行事為名教君子依老子  
行事為清虛善人依釋氏行事為慈悲大聖使衆生不失  
人天可也若曰盡滅諸累純其清淨本然之道則吾不敢  
聞命矣余嘗論之讀儒書者則若趣炎附竈而連富貴讀  
佛書者則若食苦嚙澁而致神仙其初如此其効如被富  
貴者未死已前溫飽而已較之神仙孰為優劣哉儒者但  
知孔孟之道而排佛者彛犬之謂也彛家有犬堯過其門  
而吠之是犬也非謂彛之善而堯之不善也以其所常見  
者彛而未常見者堯也吳書云吳主孫權問尚書令闕澤  
曰孔丘老子得與佛比對否闕澤曰若將孔老二家比校  
佛法遠之遠矣所以然者孔老設教法天制不用敢違天



諸佛設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人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明矣  
吳主大悅或曰經佛不當誇示謂習之人又獲功德蓋不  
知諸物如來以自得自證誠實之語雅已之驗以及人也  
豈虛言哉諸經皆云以無量珍寶布施不及恃經句偈之  
功者蓋以珍寶徃相布施正是人生天中福報而已若能  
恃念如說是行或於諸佛之道一言見諦則小通神會見  
謝疑亡了物我於一如轍古今於當念則道成正道竟成  
佛竟矣熟盛於此哉儒豈不曰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  
嘗見也或曰始乎為士中乎為聖人語不云乎率也祿在  
其中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書曰作善降祥此亦又  
然之理也豈吾聖人妄以祿與慶祥誇示於人乎或曰誦  
經以獻鬼神者彼將安用余曰子固未聞財施有輕法施  
最重蓋有遠行臨別不求珍寶而乞一言以為惠者如晏  
子一言之諷而齊侯省刑景公一言之善而營惑退舍吾



聖人之門弟子或問孝或問仁或問政或問友或問事君  
或問焉邦有得一言長善救失而終身而君者矣此正終  
身治世之語耳比之如來大慈法施四諦之語之感通八  
部龍天震動十方世界或面一言之下心地間明一念之  
間性天明徹高超三界穎脫六塵清涼身心剪佛業累契  
真達本入聖超凡得意生身自然無碍隨緣作主遇緣作  
宗先得菩提次行濟度世間之法復有過於此者乎一切  
鬼神各欲解脫其趣其於如來稱聖實皆欣戴護持也宜  
矣又况佛為無上法王金口所說聖教靈文一誦之則為  
法輪轉地夜叉唱空報四天王天王聞已如是展轉乃至  
梵天通幽通明龍神悅懌猶若論言誕令橫流宇宙之間  
孰不欽奉又况佛為四生慈父如父命其子奚忍不從誦  
經之功其旨如此教中云若能七日七夜心不散亂者隨  
其所作定用感應若形留神徃外寂中捶則尋行數墨而



已何異春禽晝啼秋虫夜鳴雖百萬變通果何益哉余謂  
耿恭拜井而出泉魯揚揮戈而駐日誠之所惑只在須臾  
七日之期尚為差遠十千之魚得聞佛號而為十千天子  
五百之蛇因藥法音而為五百聖賢蟒因修懺而生天龍  
聞法而悟道古人豈欺我哉三藏教乘者權教也實際理  
地者唯此一事實也惟佛世尊是究竟法而一切法者  
為衆生說也今不藉權教啓迪初機而遽欲臻實際理地  
者不亦見彈而思鴉炙乎此善惠大師所謂度河須用筏  
到岸不須舡也其不然乎佛法化度世間皎如青天白日  
而逢者不信是猶盲人不見日月也豈日月之咎哉但隨  
機演說方便多門未易究耳季者如人習射冬方中棗栢  
大士云存修却敗放逸全乖急亦不成緩亦不得但知不  
休必不虛弃又曰樂天問寬禪師無修無證何異凡夫師  
曰凡夫無明上乘執着離此二病是曰修真修真者不得



勤不得忘動則近執着忘則落無明此為心妄耳此真孝  
入道之法門也或謂佛教有施食真言能變少為多如七  
粒變十方之語豈有是理余曰不然子豈不聞勾淺一器  
之醪而衆軍皆醉樂巴一喫之酒而蜀川為雨心灵所至  
而無感不通况托諸佛廣大願力廓其心變少為多何疑  
之有妙哉佛之知鬼廣大深遠具六神通唯其具宿命通  
則一念起入於多劫唯其具天眼通則一瞬遍周於沙界  
且如阿那律小果聲聞尔惟具天眼一通尚能觀大千世  
界如觀掌中况佛具真天眼乎舍利佛亦小果聲聞尔於  
弟子中但稱智慧第一尚能觀人根器至八千大劫况佛  
具正遍知乎惟其知見廣大深遠矣則說法亦廣大深遠  
矣又豈凡夫思慮之所能及哉誠以小喻大均是人也  
有大聰明者有極愚魯者大聰明者於上古兵亡沼亂之跡  
六經子史之論事皆能知至於海外之國雖不及到亦可



觀書以知之極愚魯者誠不知也又安可以彼知者為誕也一自佛法入此之後間有聖人出現流通輔翼試接衆人耳目之所聞見者論之如觀音菩薩示現於唐文宗朝泗州大聖出現於唐高宗朝婺州義烏縣傳大士齊建武四年五月八日生時有天竺僧篤頭陀耒謂曰我昔與汝在毗婆尸佛所同發誓願今兜率天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命士大臨水觀形見有圓光宝盖大士曰度僧生何急何思彼樂乎行道之時常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耒放光龍襲其体號州闔鄉縣張万回法雲公者生於唐真觀六年五月五日有無萬年父在遼左相去万里母程氏思其信音公早晨告母而往至暮恃書而還豐干禪師居常騎虎出入寒山拾則為之執侍明州奉化縣布袋尚和止於岳林寺而復見於他州宋泰始初誌公禪師乃全城朱氏之子數日不食無飢容語多灵應晋石勒時佛畱澄掌中照



映千里鎮州普化臨終之時推鈴騰空而去五臺豐隱峯  
遇官兵與吳元濟交戰飛錫乘空而過兩軍遂解嵩岳帝  
受戒法於元珪禪師仰山小釋迦有羅漢未參并授二王  
戒法於破竈墮之類皆能證果鬼神達磨大師一百五十  
餘歲滅於後魏孝明帝泰和十九年葬於熊耳山後三歲  
魏宋雲奉使西域回過於葱嶺携一革履而歸西天去後  
孝莊聞奏啓墳觀之果只一履存焉文殊師利佛滅度後  
四百年猶在人間天台南岳羅漢所居應供八天屢顯聖  
跡汀州南岳岩主灵異頗多潭州華林善覺禪師武寧新  
吳霰陽尊者俱以虎為侍從道宣律師精嚴感毗沙  
門王之子為護戒神借得天王佛牙今在人間徽宗皇帝  
初登極時因取觀之舍利隔水晶匣落如雨點故太平盛  
典有御製詔云大士釋迦文虛空等塵有求皆赴感無  
刹不分身玉瑩千輪皎金剛百煉新我今恭敬禮普願濟



群倫皇帝知余好佛而嘗為余親言其事如前所撰諸善  
蔭聖人皆學佛者也余所謂若使佛有纖毫妄心則安能  
攝伏於其神通聖人也哉釋有如彌大道安東林惠遠生  
肇融睿陳惠榮墮法顯梁法雲智文之徒皆日記數萬言  
講則天花墜席頑石點頭豈常人哉如李長者龐居士非  
聖人之徒歟孫思貌寫華嚴經又請僧誦法華經呂洞賓  
恭禪設供被神仙也豈妄為無益之事哉况茲凡夫敢恣  
毀斥但佛之言表事表理有實有權或半或滿設漸設頓  
各有攸當苟非具大信根未能無惑亦有吾儒所謂子不  
語恠力亂神而春秋石言於晉神降于萃易曰豕負塗載  
鬼一車此非神恠而何孟子不言利而曰善教得民財於  
宋受兼金此非利而何蓋聖人之言從權適變有反常而  
合道者又安可以前後異同之言議聖人也諸同志者幸  
於佛祖之言詳按諦信真積力久自當證之方驗不誣天



下人非之而吾欲正之正如孟子所謂一薛居州獨如宋  
王何余豈有他哉但欲以公滅私使一切人以難得之身  
知有無上菩薩各識寶藏任情自歇而習靜明心不從人  
得也吾何畏彼哉晉惠帝時王浮偽作化胡經益不知佛  
生於周召王二十四年滅於穆王五十二年歷共懿孝夷  
勵宣幽平桓莊釐惠襄頃定一十六王滅後三百四十四  
一年至定王三年方生老子過流沙時佛法被彼五天竺  
及諸憐國著聞天下已三百余年矣何待老子化胡哉呂  
夏卿序入師經曰小人不知刑獄之畏而畏地獄之慘雖  
生得以欺於世死亦不免於地下矣合有人焉姦雄氣燄  
足以塗炭於人而反不敢為者以有地獄報應不可逃也  
若使天下之人事無大小以有因果之故比不敢自欺其  
心善護衆生之念若無侵凌爭奪之風豈不刑措而為極  
治之世乎謂佛無益於天下者吾不信矣諒哉人天路上



以福為先生死海中修道為念今有欲快樂人夫而不植  
福出離生死而不明道是猶鳥無翼而欲飛木無根而欲  
茂奚可得哉古人受五佛者非善報而何嬰六極者非惡  
報而何得此皆去所修而於今受報寧不信哉或云天堂  
是妄造地獄非真設者何愚如此佛言六道而人天兒畜  
灼然可知四者既已明矣唯修羅地地獄二道但非凡夫  
肉眼所見耳豈虛言哉只如神侄之事何世無之亦涉史  
傳之載錄豈無耳目之聞見雖愚者亦知其有矣人多信  
於此而疑於彼者是猶終日數十而不知五二也可謂賢  
乎曾有同僚謂余曰佛之戒人不食肉味不亦迂乎試與  
公詳論之鷄之司晨猫之捕鼠牛之力田馬之代步犬之  
司禦不殺可也如猪羊鴆鴨水族之類本只供包厨之物  
苟為不殺則繁殖為害將安用哉余曰不然子未知佛理  
者也吾當為子言其匡畧章明較著善惡報應唯佛以真



天眼宿命通故能知之今惡道不休三塗長佛良有以也  
一切衆生迺相吞取昔相負而冥相償豈不然乎丑有大  
身衆生如鯨鰲獅象也蛇鯤鵬之類也細身衆生如蚊蚋  
螭螟蝼蟻蚤虱之類是也品類巨細雖殊均具一性也人  
雖最靈亦只為一類耳尚不能積善明德識心見道瞽也  
然以嗜欲為務成就種上惡業習氣於候尔二三十年間  
則與彼何異哉且迺樓羅王展翅濶三百六十万里阿脩  
羅王身長八萬四千由旬以彼觀之則此又不直毫末耳  
安可以謀畫之差大心識之最靈欺他類之渺小不靈而  
恣行殺戮哉只如世間牢獄難治有罪之人其無事者自  
不與焉智者終不日建立即縣設官至苟不可閑冷却須  
作一兩段事往彼相關熟也今雖衆生無盡惡道茫然無  
若寃業即是解脫復何疑哉若有專切修行決欲疾得阿  
耨菩提者更食衆生血肉無有事取當富貴之人宰制邦



邑者又須通一線道昔陸亘大夫問南泉云弟子食肉則是不食則食南泉曰食是大夫祿不食是大夫福又宋文帝謂求乃跋摩曰孤愧身徇國事雖欲齊戒不殺安可得如法也跋摩曰帝王與匹夫所修當異帝王者但正其出言發令使人神悅和人神悅和則風雨順時風雨順時則萬物遂其所生也以此特齊亦至矣以此不殺德亦大矣何又輟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乎帝撫几稱之日俗迷遠理僧滯迹教若公之言具所謂天下之達道可以論天人之際矣由是論之帝王公侯有大恩德鑄天下者則可矣士庶之家春秋祭祀用之以時者尚可懺悔圓顛方趾者承佛戒律受人信施而反側塵俗飲食酒肉非時取悔於人而速戾於天亦上愧袈裟不失人身者是為最苦忍不念哉吾儒則不斷殺生不戒酒肉於盜則但言慢歲悔盜而已於淫則但言未見好德如好色而已安能使人不



犯哉佛之為教則彰善惡深切著明顯果報說地獄極峻  
至嚴而險峻強暴者尚不峻心况無以驚之手然五戒但  
律身之初跡脩行之初步若身高必自下若涉遐必自迹  
求道成聖之人亦未不由此而入已至於亡思慮限善惡  
融真妄一聖允單傳密印之道又非可以紙墨形容而口  
吞辨也文章盖世止是虛名勢位驚天但魯業習若此以  
定慧之法治本有之神明為無量之人超出三界則孰多  
於此哉士農工商各分其業貧富壽夭出自前定佛法雖  
亡於我何益佛法雖存於我何損功名財祿本擊乎命非  
由謗佛而得榮貴利達亦在乎時非由斥佛而致一時之  
間操不善心妄為口禍非唯無益當如後患何智者慎之  
狂者縱之六道報應勝劣所以分也余非位也願偕諸有  
志者皆塵向竟同底於道不亦盡善盡美乎或有闡提之  
性根於心者必不取於是說余無恤焉



辨惑論四卷

謝廷芳

死生

論語曰死生有命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孟子曰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於岩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

荀子曰相命也定神鬼不移

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

家語去命者生之始見死者生之終有始則有終也

疫厲

世俗以疾咎鬼神者衆矣至疫氣流行則曰有主疾之神家主而戶守之妖由巫共相煽惑是病故疫之家人也惴



焉無敢踵其門而問者甚而父子兄弟亦不相救傷風  
敗俗莫甚於斯故迷此於死生之後以曉之

### 鬼神

北谿陳先生曰鬼神一節說話甚長當以聖經說鬼神本  
意作一項論又以古人祭祀作一項又以後世淫祀作一  
項論又以後世妖怪作一項論旨哉斯言苟不先述古人  
所謂鬼神祭祀之說則其理不明不述後世淫祀後妖怪  
之說則又何以寤世俗之疑邪

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禮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  
魂也者鬼之盛也合鬼神與教之至也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其土  
氣發揚于上為照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釋氏道家之論鬼神可笑之尤者也

### 祭祀

余生長吳楚間每見邑里之人歲時蒸嘗皆非然飲食而已至於山川鬼神妄言徼福動輒致大牲以祀享之問之則曰名山大川禮所當祭其亦不思之甚矣夫禮莫大於分今以一夫之微而欲僭王侯公卿之祭其越分踰禮為何如哉若是者不獲戾於鬼神幸也况求福于故愚采輯前言獨詳於上下之分祭告不同以破不知者之惑若夫籩豆之事則不盡錄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偏士祭其先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祀則祀之以



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祭不欲數也則煩也則不敬祭不欲疏也則怠也則忘

淫祀

淫祀之說經有明訓國有常憲愚俗惑之未足為恠至率  
士大夫亦從而惑之斯可恠矣余自先人沒即以所事神  
影代之以其非義故也天曆中大疫由母氏以及同產家  
遭瘡務求醫藥不事祈禱既而病者俱瘥予則無恙時鄰  
里從淫祀者適多斃疫或以是頗嗟異之觀此亦可見淫  
祀之不足信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祀記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妖恠

孔子不語恠今予於妖恠之事乃力言之何也誠以俚俗  
相煽邪風盛行不得不辨知者或可少祛其惑矣  
鄭厲公問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忘其氣燄以取



之妖由人與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弃常自妖 有妖

王沂公作郡時執言有恠物 下食小兒遠者近相恐

未昏則搗戶燧燭匿童稚以黃紙薰爐置門用為厭勝公  
聞之戒徼巡之吏悉令屏去有為先倡者捕而重笞逐出  
於境民情遂安妖訛乃止

予蚤歲見巫者為親戚祀神吐鄙俚之詞徼漫漶之福輒  
羞赧去之既長即非絕其人雖見亦不為礼吁閭閻無知  
信而用之故無足責若大夫士亦信且惑焉能無愧乎苟  
欲正風俗息妖妄獷巫者不用其在士大夫家始耳

西門豹為鄴令問民所疾長老曰苦為何伯娶婦豹曰至  
時幸來告吾及告豹往會于河上見巫女數十人立大巫  
後豹曰呼伯婦視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為報河伯更求  
好女使吏率拘大巫媼投之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弟子趣  
之允投三弟子豹曰巫媼子女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



之復投三老河中良父欲使廷掾等人趣之皆扣頭流血  
乃免自是不復言河伯娶婦

范氏曰夫惑鬼神聽巫覡者匹夫之愚也

卜筮之說尚矣余但嫉夫令之卜筮者誣罔百端與古相  
戾純用古禮必先去此二者之弊以盡夫哀痛慘怛之實  
則禮雖不足亦可以弗畔於道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  
子曰有無過禮苟無斂手足形迹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  
之者哉

### 擇葬

擇地以葬其親亦古者孝子慈孫之用心也但後世惑於  
風水之說比之多為身謀使其身骨肉不得以時歸土又  
不若不擇之愈也今予首迷前輩端確之論以破偏信者  
之惑後以孝亭西山之言析裏之



相法

相形之術近世或有精之者然致遠恐泥君子不為愚嘗  
攷聖賢亦自有觀人之法人特不察耳孔子曰視其所以  
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馬瘦分孟子曰眸子不能掩其惡  
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  
其眸子人馬瘦哉聖賢觀人如此而已若夫死生禍福又  
豈顏免間所能盡邪許負之書吾末之學乃所願則學孔  
子孟

祿命

昔之以陰陽五行推測祿命而知生死禍福亦間有竒中  
者論其拘泥又不啻如相法焉若今之況也售其術者尤  
不足信知命君子何以惑為愚嘗謂聖賢知人之死生禍  
福而非陰陽五行之術也孔子曰由也不得其死其後果  
戰歿於衛孟子曰死矣盆盎盛括未幾見殺於齊蓋由也行



有不得其死之理括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有足以殺其軀之理雖當時之幸獲免聖賢之言猶信也然則學者亦當知此而已祿命之書雖或憶中何足信哉

方位

方位細事也然用巫謬卜從而神之禁忌百端祈禳無已甚者毀垣撒屋有不能一朝居者其為害亦豈小哉爰述所聞以牖愚俗

時日

夫內事用柔日外事用剛日者聖人順陰陽之理初不以死生榮辱貧賤富貴之類一皆繫乎年月日時之吉凶而使人拍之焉擇而用之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牽一物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亦尽乎人事而已夫時日者何足泥執

異端



古之為異端邪說者衆矣名老莊仙佛之流自秦漢以來  
惑世尤甚故特卒此而詳其說余不盡述也先正有言曰  
邪說害正人<sub>也</sub>得而攻之不必聖賢春秋之法亂臣賊子  
人<sub>也</sub>得而討之不必士師吾於此亦云

神仙

或問長生神仙之道文中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為  
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

老莊

揚子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槌提仁義絕滅禮  
樂吾無取焉耳又曰莊周不乖寡而漸漬諸篇則顏氏之  
子閔氏之孫其如戲或問莊周有取乎曰少欲學周<sub>也</sub>周  
君臣之義雉鄰不覲也

方士

至元間方士諫大丹世祖勅中書供給需平章政事廉希



憲奏曰前世人主多為方士誑惑堯舜得壽不假灵於大丹也上曰然却之

佛氏

或問謂佛之理比孔子為徑先生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

或者曰佛之意亦欲引人為善豈不有助於世而闢之何深則應之曰善無惡之稱也世之無父無君者惡乎善乎

法書苑

周越

王谿繙事王蜀時秦州節度使王承儉築城獲瓦棺中有名刻曰隋開皇二年渭州刺史張崇妻王氏銘云有深口墓玉鬱口埋香之語

竇泉謂學陽水篆曰筆虎

泉又作小篆贊曰丞相斯法神慮精深釵頭屈玉擗足垂



金

唐太宗李虞監隸書每難於戈法一日書遇戠字召世南  
補寫其戈以示魏鄭公曰仰視聖作內戠戈法逼真帝  
賞其鑑

唐李邕善書仍自刻多假立刻字人名苾苓芝黃仙鶴之  
類

杜操字伯度善草書帝愛之詔令上表亦作草後謂之草  
草



說郭卷第